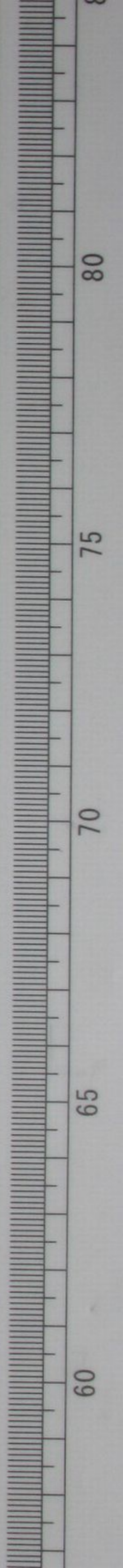


風陵文庫
文庫19
F144
77



宣講集要卷六

目錄

敦孝弟以重人倫

弟字淺譬曲喻一段

旁引古今兄弟善惡十七案證

大團圓

全家福

士俊歸家

雲霄埋金

荆樹三因

和睦美報

稽山賞貧

兄義弟利

侯氏取針

高二逐弟

仲仁遵批

狗報恩

石王尋父

陸英訪夫

胡耀欺兄

古廟咒媳

悔後遲

弟字

人生在世除了孝字這箇弟字就是要緊的，所以

聖諭頭一條就講敦孝弟以重人倫，這孝弟二字並題就曉得孝弟二字並重了，這孝弟二字不惟

聖諭並重就是那孔孟二夫子也是並題，如那學而第二面講了入則孝，就講出則弟，孟夫子於梁國齊國兩處都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就曉得這箇弟字如孝字一樣要緊，怎麼說弟字要緊，你們想這弟兄家同一箇爹媽骨肉分派，先生的就爲哥哥，後生的就爲弟弟，所以那李佑帝君說得有人生最親切者莫如兄弟，怎麼見其親切，你看那纔兩三歲的時候，哥哥在那裏坐，弟弟定要與他一堆，弟弟一走，哥哥定要與他一路，這就是跬步不離的道理，若哥哥擎根竹兒拴根索索，在騎竹馬，那弟弟就說哥哥，漫點我也要騎，你看此時弟兄親切嗎？不親切，若爹媽擎有糕餅糖食，哥哥

拳倒便叫弟弟你快來，弟弟拳倒便叫哥哥快來。爹媽拳有糖食與我，你看他你一點，我一點的打夥吃，何等的和氣。至於弟弟不見哥哥，就喊來喊去，哥哥不見弟弟，就找去找來。若倒夜晚些，爹媽叫他去睡，弟說哥哥都不睡哩，就要叫我去睡。兩箇定要一路睡在床上，嘻嘻嘎嘎歡喜不盡。爹媽叫他各自好生睡，他弟兄還要呱呱的談說不完。及至夜深，那爹媽點燈去照弟弟，攢在哥哥懷頭，哥哥緊緊抱着弟弟，你看這番的親愛，何等親切。及到天亮，兩箇不先不後的起來，也是一路就是出外去耍。若有人把哥哥打哭了，弟弟也替哥哥痛哭。人把弟弟打哭起來，哥哥定要報仇。你看他幼小時就有箇患難相顧的心思，這就是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本來的天性，人到長大都要像幼小時那番親愛。這就是一箇好人所。以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爲甚麼長大來就不相親相愛呢？由是把那幼小時那番情形忘卻了。那幼小時是弟兄長大來也是弟兄。

若不和氣，怎麼使得呢？況且這弟兄如手足，怎麼拳手足來比弟兄這手足原有相顧的道理。好比那弟兄也是相顧的一樣。這弟兄家原有聰明不聰明的，有強有弱，分家過後，有貧有富，好比人的兩手，右手靈便，左手笨拙，右手雖然靈便，也離不得左手。那些離不得呢？我又講幾件離不得的，與你們聽。如這右手會寫字，左手不會寫字，若是右手寫字，沒得錫圈押紙，那紙定會跟着手走，又怎麼樣寫得？就離不得左手來跟你按着紙，你纔好寫字嗎？可見右手寫字，也離不得左手。右手又會打算盤，如冷天來衣服穿得多，袖子統着手，右手伸不出來，怎麼打得算盤？就離不得左手替右手幫撈起袖子，然後纔好打。右手又會拏筷子，左手不來幫你，你飯也抓不乾淨，況且也不好看，就離不得左手幫你端着碗。一來也抓得乾淨，二來也好看。那右手又會使力，如拏箇木頭，叫你砍箇器皿，那左手不來幫你，你一箇手怎麼砍得成器？定要左手幫你掌着木頭，你要

尖纔砍得尖，要方纔砍得方。圓，又如右手使得鋤頭，左手不來幫你看，挖得幾下，定要左手來幫你抱着，然後纔挖得一歇。這右手雖則靈便，那樣離得左手，可見弟兄雖則精伶，有錢也離不得那愚蠢沒錢的。這兩手也離不得兩腳，如要走別處去拏東西，那腳不替你走，手怎麼拏得來。定要腳走幾步，東西纔拏到手，腳也離不得手，如要走路，到也不要手去幫忙。若早晨起來穿鞋襪，未必光用腳穿得上去，定離不得兩手，然後纔穿得起襪子。這樣看來，就曉得弟兄家，你離不得我，我離不得你。我又講箇弟兄離不得的道理，與你們聽。譬如你聰明的在讀書，定要學錢學米，要穿要吃，屋頭沒人經理庄稼，你看那錢米穿吃從那裏得來，定離不得一箇不會讀書的，在屋頭經理庄務，你要錢米穿吃，纔有箇出處，就可見那聰明的離不得那不聰明的道理。又講那有功名的弟兄，離不得那無功名的弟兄，譬如你街上要錢使家中，又沒得，未必你是箇紳士，你挑擔

糧食上街不成嗎？定要叫沒功名的弟兄，擔點貨物上街去賣，你然後纔有支消。又如那家庭地鄰有冠帶喜慶的事，定要拏箇人去相幫，你是箇紳士，未必親自去擔桌子板櫬不成嗎？定要那無功名的兄弟去幫一箇忙，然後你纔有人請，就可見有功名的兄弟，離不得那無功名的兄弟了。又講那有錢的弟兄，離不得那無錢的弟兄，怎麼說離不得無錢的弟兄？那有錢的多被外人相欺，盤駁敲釘捶打棒佔，你自家有錢，總不肯捨死，那沒錢的弟兄就肯出頭，念得與你同爹同媽，替你打捶，替你角孽，不顧生死，只要有錢的弟兄沒事了，何嘗辭點勞苦？這樣看來，你說那有錢的弟兄，把那沒錢的弟兄離得嗎？離不得。既然離不得，這聰明的，要好生待，那不聰明的，有功名的，要厚待，那沒功名的，有錢的，定要提拔，那沒錢的，果能相親相愛，大不欺小，小不欺大，這纔叫手足弟兄。如今世上弟兄不和的，非不曉得弟兄是手足，不當失和氣的，竟是失了和氣者，這是怎麼

緣故第一由其聽婦人家的枕頭狀甚麼叫做枕頭狀兩口子睡在床上那婦人與你同箇枕頭在你耳朵邊邊悄悄的奪禍奪些甚麼禍是那做嫂嫂的就在那做哥哥面前說道你在當家理事早去晚回受了多少風寒爲錢爲米得罪了多少朋友少錢缺米受人多少唧噥勞心費力無非望一家人好你看那兄弟兩口子全不感你一點情他還要說閒話講你穿得好吃得不好不做活路朝日在外躲懶又說你偷私落已兼之我在屋頭做事要我一箇人全沒得一箇幫手那兄弟兩口子你怕像箇樣樣弟弟天天在屋裏睡覺全不上山經理活路幫他婦人搬柴討菜做飯引娃娃我勸你這箇大德子趁早分開免得後來生禍患你看再等三五年你與兄弟黃河都洗不清不打官司就會遭人命我說你不信你二天漫漫的看看我說的話是真哩是假哩做哥子的人聽得這番話我就將大義來說把婦人的話折斷怎麼樣說呢說那老弟是與我同爹同媽的兄弟姊婦是我爹媽接的都是我爹媽心痛的人他就懶惰不懂事是他年輕我們兩箇人要好生耐煩教他他就不會說得話要好生待他怎麼與他論得長短等我爹媽息氣哩這纔算是好哥哥耳朵硬健不枉自叫箇男子若是那沒得見識的他就耳朵上袖毛錢竟自聽進去了心頭夾箇鴛子石懷恨在心獨不聞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這嫂嫂會告枕頭狀兄弟媳婦他也會告又怎麼樣告法呢他在那兄弟面前說道你在屋頭做活路一天累到黑與那長年一樣的苦哥哥當家多少受福穿也比你穿得好吃也比你吃得好連他的婆娘兒女都比我們穿吃得好些他還講你在屋頭不做活路說我算不得人他又偷私落已況且他的兒女又多一年要絞我們多少兼之他的娃娃打着我們的娃娃他還倒轉把我們的兒女咒罵不堪我又聽見嫂嫂說他今年不接媳婦明年定然要接今年不嫁女明年定然要嫁依他口氣說來一百串錢都辦不下

我跟你說趁早分開，免得與他措包。是那懂事的兄弟聽倒這一番話，他又將大義把那婦人說倒。我們哥嫂他的年紀大，比我們懂事些，纔好當家理事。他何嘗偷私落已？就是他的兒女多，也是我爹媽孫男孫女。他的兒女沒得哥哥嫂嫂，我們也要嫁娶。怎麼說是措包？分家豈是好事？你看世上那吵分家的人，不上三五年多半搞敗的。這樣答應婦人，纔算是好兄弟。是那沒見識的人，竟是聽了婆娘話。愛聽婆娘話的人，就是汨耳朵。你說汨耳朵是箇甚麼東西？就是一箇猪。你看猪的耳朵纔是汨的，你是箇人，爲甚麼要學那箇猪樣樣？這枕頭狀要怎麼樣纔打得斷呢？你不聽他的，他又在你耳朵邊邊鬧得你癢蘇癢蘇的，他也難得不聽。想睡着又沒得瞌睡，怎麼又睡得着呢？我跟你們講箇方法，拏手捏住鼻子，做粧批鼻，任他過來，我也批鼻過去，我也批鼻。任他說過蓮花現，我總是不張他。他自然沒趣，我再與你們講箇良方子。儘他說完，你一翻就爬起來大聲

高氣與他一吵，說道：我們哥哥他都這麼樣說我嗎？我們老弟定然沒得此事。定是你這箇婆娘說白話。那婦人家有些話過不得，經定要扯住你的辮子，用手蒙住你的嘴，叫你不要吵。你還要高聲大氣，越見的吵。等他哥哥弟弟聽倒，及到三人對面，把他話一抵白了，就與他幾箇耳巴子。我又跟你們講箇，打得贏纔動手。你若打不贏，莫上當呀。若你事過之後，方纔好生說他。你某天說哥哥弟弟的話，是真是假，你怕我不明白，你不說在我耳朵裏，我耳不聽心不煩。我們弟兄不失和氣。我弟道無虧，爹媽歡喜。我孝道無虧，若是我們弟兄吵鬧，是我不盡弟道的過惡，惹着爹媽惡氣，是我不孝的罪惡。我有這些惡罪，因你起見，你也是有過的。故我打你兩下，免你二回造罪。弟兄果能如此，那有不和氣的道理。弟兄不和，又有爲積私房起見的，若一積私房，錢總有多有少。那弟兄見你的多，他的少，不講你刻瞞大眾的錢，他定要偷私落已，叫婦人頗喂鷄鴨，不顧糧食。你

若看不過意定要說他他定要與你角孽這就是不和的道理人要曉得命該發財就不積私房也會發財的你命該窮就多積私房後來也是會窮的那俗話說得有命帶八合米走盡天下不滿升又說命有終須有命無莫強求這樣看來又何必積私房不積私房弟兄那有不和氣的弟兄不和又有爲財座起見的這銀子錢米弟兄家不要見盡家囊大頗倒拏一兩百串錢吃虧家囊小拏二三十串錢來吃虧自然不得角孽那有等人說我怎麼肯吃虧要曉得吃得虧來終是福這人的富貴由天我命該發財就多吃些虧我也會發財的你們不信我又講與你們聽譬如你們地方中有一箇人在弟兄面前吃得虧箇箇總講這箇人待得弟兄好後來子孫定會昌大你想他把弟兄待得好並未把你待得好你也要這麼樣誇獎他難道天老爺不這樣喜歡他

皇

也是這樣望他他豈有箇不好的道理我又回頭一想讓些錢米與我弟

兄我弟兄是我爹媽的兒子讓了弟兄猶如讓了爹媽一般豈不是一件好事且問你把錢米爭些來拏與那箇定是交與自家兒孫且問你自己身子與爹媽身子那箇尊貴點你只顧自己兒的兒子不顧爹媽的兒子這就是重己輕親你說有過無過況且地方中有些爹媽沒有箇錢分與他還分些賬目要說還這等人未必不興家立業了我的弟兄爭多我就當着爹媽沒錢分與我一樣是這樣想怎麼樣得去角孽呢又講這產就是田地分家之時那有一箇多佔一塊田多佔一塊土的道理總是分家過後或爲田邊地界不清就是哥哥爭我的當作爹媽當日前未曾與我買這箇田邊地界一般我再退後一步想當作這箇田地是我哥哥的他送我種只要這箇田邊地界從這麼樣想一天雲都散了你若不相讓定然要打官司弟兄爲邊界打官司譬如那捨金打鯉一般怎麼叫捨金打鯉如見一箇鯉魚在河頭拏錢去打來吃我既有錢何不該去買些來吃

爲甚麼要拏錢去打呢。這弟兄有錢去打官司，何不拏錢去買些田地，怎麼要打官司去爭。這打官司，每人至少要使二十串錢，兩家共總就有四十串。你想那爹媽當日買田置地，操心費力，苦了多少，他還是想兒子和氣保守嗎？還是想兒子弟兄相爭打官司。你弟兄打起官司來，你說那爹媽息氣嗎？不，息氣。那爹媽當日受了千般苦楚，今來息氣，且問你的心頭，怎麼忍得下去。況且這田邊地界，一年總出不倒一串錢的利息，你縱爭到手來，每年所得不多，你拏二十串錢去打官司，去錢承不得手，一年要折三串利錢。你說爭的強嗎？不，爭的強呢？你若讓他留得二十串錢，不打官司，每年加二放利，到二十年上，利上生利，就有六百四十串錢。又管買多少田地，你說讓的強嗎？不，強。人總要想穿這點道理，切忌不要糊塗。那弟兄不和，又有爲朋友才唆的，要曉得這朋友雖屬五倫，總沒得弟兄親切。既沒得弟兄親切，爲甚麼要聽他刁唆，把弟兄搞得生疏。況且這朋友，原是勢衰則去，利盡則疎，你們說朋友比弟兄好，我請箇案與你們聽。從前有箇姓趙的兩弟兄，那趙大待不得他那小兄弟，把小兄弟踈出外來，天天與外前兩箇朋友，一箇姓錢，一箇姓孫，酒肉相交，他的婦人常常勸他，總是不聽。婦人想出一箇方法來，陰倒殺一隻狗，拏衣裳穿起，放在後園中，粧作慌慌張張的樣子，對男人說：「不曉得那箇殺死人，丟在我們後園中，男人聽得說，着了一驚，想不出計策來。那婦人說：『何不請你那兩箇相好的來，抬出去埋。』」男人忙去請那二人，那二人聽說是人命，怕連累他，不肯來。婦人說事已急迫了，除非教二叔來幫抬，男人去囑他老弟，老弟毫不推辭，把尸抬去埋了。哥哥從此悟穿，迎接老弟回來，不與那二人往來。二人懷恨在心，到官前去告狀，說他殺了人，埋在某處。婦人將情由當官稟明，官來驗尸，見果然是一隻狗，將二人辦一誣告的罪，重重賞賜那婦人。看來朋友雖極相好，到患難的時節，怎能够像弟兄家

哩至於兄弟同屋同住爲鷄鴨牛羊踐踏庄稼大家不要說盡就是要說我只說某哥某弟你的牛羊鷄鴨我見某天踐踏你的庄稼你要好生攔攔不然把庄稼踐踏可惜了說踐踏他的他定會經愛若說踐踏你的必說你小見大意就失了和氣若爲娃兒子角孽要各人教各人的把那娃兒唾住不要伸手去打他你若打他便護短多有爲娃兒子角成大孽的講弟兄不和的事情一時難以講盡望你們大家凡大事小事總要看

在爹媽面上不失和氣天老爺歡喜當今

萬更喜歡親戚朋友也說你一箇好字後來子孫照住你們做榜樣也是和和氣氣原說家和萬事興定會發富發貴那些不好那些不妙我是不會勸得你們望你們拏這番言語勸你們至親好友就是你們的口德後來功德無量矣

大團圓

明朝崇禎年東昌縣商人張炳之妻何氏身懷六甲時適反亂被兵撞散炳之逃至豫章南昌府成家落業娶妻吳氏生一子名張訥年方四歲吳氏卒後娶繼室牛氏生一子名張誠牛氏偏愛己子刻待張訥如奴每日命去打柴少則苦打日食菜羹好飲食盡與張誠炳之雖然心痛然畏妻如虎敢怒而不敢言此時張誠年已七歲學下攻書張訥十二歲在家傭工一日入山打柴忽遭大雨午後方止張訥肚中飢餓勉強打柴一捆回家牛氏見柴少大怒毒打一頓不許吃飯張訥餓不過僵仆在床張誠回家見兄問故始知其情不一時拏麵餅幾箇與兄充飢兄問從何得來張誠說特到母房中偷來麵一碗托鄰婦做的張訥說道下次不可再曉得連累你挨打我一天不吃飯也餓不死的此時張誠年雖七歲孝友性成自今以後每進書房必先入山幫兄打柴滿了一擔方去讀書張訥無奈對先生說明求其嚴禁先生問得其情反稱孝友也不禁止一日又去幫

兄打柴誤被茅茨挂破衣服回家牛氏怒細問其故方知替兄打柴牛氏
 好不心痛遂與張誠換了衣服學堂去了張訥挑柴回家牛氏命跪堂前
 罵了又打打了又罵可憐張訥痛死幾番炳之見事不好走至學堂叫出
 張誠言道兒哪你兄爲你打得幾番氣絕爲父去勸你娘全不依理兒快
 回去救兄一命張誠忙回家中雙手抱着母親棍子哭哭啼啼地勸道
 宣小張誠在草堂雙膝跪諫我的母息雷霆細聽兒言兒哪莫非嘴不得
 書挨了打明天莫去就是媽呀不是的不幸得兒的父時乖運蹇前房母
 拋別了命喪黃泉那是他命短你哭他則甚媽呀苦了一箇人苦了那箇
 快講我聽苦兄長是孤兒無人照管還望母當親生另眼相觀爲娘那些
 待薄了他你講來兒吃的是山糧粗糠麥麵兒吃的新鮮肉盡是肥甘你
 這賤皮子你小嗎他從前小時也吃過了爲甚一點口頭食都望欠他
 不了兄穿的破衣服前補後濫兒穿的綢和緞其心何安那是他娘前頭
 不紗花未曾留得有你的衣是爲娘日夜紡的你怎麼這樣

兒讀書在

學下清閑安便兄打柴受勞苦活像長年他大嗎當做活路就是檢柴也

不爲虧他你苦苦護他則甚媽呀怕人說怕人說箇甚麼怕人說母存了

後娘之見磋磨他前娘兒溺愛心偏做後來娘的溺愛自己的兒這箇名

聲總是不能免的但他不把我當娘我又何必把他當兒你又何必把他

認做真哥我的娘你莫把真假分辨有一輩古人事細聽兒言可憐你那

毛未脫完了曉得甚麼古曉得和尚的鐘鼓媽你聽嗎西晉時有王祥與

弟王覽朱氏母愛親生把祥憎嫌臥寒冰供黃雀祥心無怨母愈虐他愈

孝受盡熬煎後王覽苦勸母心回意轉他弟兄到後來同做高官你還要

想假官不想你哥哥孝在那裏他怎麼比得古人媽呀你打罵他他不做

令就是孝子兒與兄譬如那腳桿手桿不同母也同父痛連心肝你于今

把他當心肝你後來要受他的害媽呀不是的無兄長出門時被人輕賤

比打虎還須要弟兄上前。要兄長去遮風雨，世間無兄弟的人，盡被人打死了。你早晚護倒他，他爲甚麼險點柴都要攀扯你一路去。媽呀，不是的。說此事，母息怒，容兒細辨，並非兄分彼此。要兒上前，哥的苦本是兒心不忍見。我自己情願去共把柴拈，娘念哥生母死無人憐念，他縱有滿腹冤無處可言。娘念哥吃飲食餐餐損減，飢餓人怎受得這等皮鞭。娘還要去朝山去把經唸，忍一手莫打哥。勝如朝天，我的娘若必不聽兒勸諫，兒情願替哥哥受打皮鞭。牛氏見兒苦勸，假意手軟，也不打了。不料張訥從此發寒發熱，染下疾病。牛氏心一計，請先生看病，將真藥藏了，放下毒藥。毒死張訥，永絕後患。幸張誠識透假粧，一病叫道：媽呀，我腦殼痛，心中作難。牛氏說：兒你是甚麼病，早些說也好。接先生看脈嗎？張誠說：不消請先生看脈，我的病與哥哥一樣。送我吃點藥就好了。牛氏說：哥哥的藥你吃不得。張誠上前拏藥過來，要噴嚇得牛氏魂不附體，搶去藥，鑽倒了。張誠說：媽呀，你不必如此。我明白了。牛氏說：你明白就莫亂講。張誠於是在家奉湯藥二十餘日，及張訥病好，母又命去打柴。張誠跟着上山。張訥假裝發怒，道：你苦苦纏住我，挨打受冤。如今若不去，兄要將你打死。張誠啼哭，言道：哥哥，我怕你的病纔好，又累翻了病，哦，你莫打我。二天再不來了。張訥見弟如此，雙眼流泪，只望着張誠也是哭。正在傷痛，忽然來隻黃斑猛虎，將張誠啣去。張訥捨命追趕，一手拖着虎尾，一手拏斧亂砍。猛虎護痛，啣着張誠跳過深溪去了。張訥一交跌地，半時醒來，不見兄弟。喊天叫地，說道：弟今一死，回家怎麼見母，不如一死塞責。於是手執柴斧，頸上一割，昏迷在地。幸得眾樵友拾回家中，細說根由。牛氏見得，高聲罵道：胆大奴才，謀殺兄弟，拋尸曠野，故意自割。如今生要見人死，要見尸，不然把你打死。炳之勸道：打不下手了，待他好時再打不遲。牛氏又哭道：快還我的兒來。張訥聽得，母親這般凶惡，激得刀口血流，胸堂上幾槌，氣逼而死。

可憐炳之痛哭長嘆將尸停在西廊時里中有一巫師常遊冥府得遇張
 訥張訥請巫師訪張誠生死巫師訪察冥票並無張誠名字皆言未死忽
 見毫光照徹乃觀音大士巡察地府巫師道大郎有福分菩薩幾千年一
 入冥府拔諸苦惱快去合掌跪地大士見是孝子以楊枝甘露灑誦痛處
 即好如故巫師說你弟未死送你回陽訥驚醒回家對父言弟未死牛氏
 罵道你害兄弟反造妖言哄我難道與你甘休不成張訥道母親息怒兒
 去天涯找尋若尋不見願死他鄉以償弟命炳之他不敢留私給路費送
 至無人處父子痛哭正是流泪眼觀流泪眼斷腸人送斷腸人宣出庄來
 對老親倒身下拜拜別父養育恩一化如灰都只為好兄弟如今不在自
 那日虎啣去母親悲哀兒一心去找尋天涯海外有幾句不盡言稟告父
 台尋着了與兄弟轉來得快找不到兒縱死決不回來兒哪你不回來為
 父百年後又靠何人哩父只當未生我這箇蠢鬼百年後望親隣送上山

埋父如今血氣衰年高已邁在家中莫把兒望在心懷母性情多暴躁父
 要忍耐怕的是生口角惹出事來但願得二雙親身體安泰放寬心樂自
 在笑顏常開炳之聽得此言正是父子恩情難割捨鐵石人聞泪也流當
 時哭泣言道聽兒言駭得我神魂不在平白的使父子兩下分開皆因是
 我當初把妻討乖罵一聲賤婦人心懷鬼胎兒呀每日裡打主意把你架
 害一心要治兒死他纔快哉為打兒為父的把他無奈想護庇又恐怕惹
 出事來該是兒命運否遭此禍害你的母若不死也無此災看起來父的
 命如同草芥兩箇兒都難靠怎樣下臺兒呀你兄弟也未知在也不在找
 得倒找不倒總要回來若不然被你娘活活惹壞說到此看為父好不傷
 懷講父子哭罷訥別去行走天涯未尙一年銀錢用完只得討乞而行尋
 了六年杳無音信一日至金陵縣時值隆冬天降大雪在涼亭內躲了幾
 日賴米未沾想去討吃不能行動只得向過路客商討一周濟按下不題

又說前日張誠被虎啣去幾十里外，丟在路旁，忽來一位官長，名叫張謙，金陵縣人，爲千總官，官任已滿，奉母何太太命，辭官回金陵，路過張誠所睡的路，見張誠眉清目秀，甚喜，帶回金陵，調以湯藥，太太問其來歷，但云姓張名誠，遂命張謙收爲義子。時在金陵住了六年，一日雪止，晴明，父子出外閒遊，路過涼亭，誠見亭內乞兒，好似哥哥，下馬問明，兩下相認，一箇叫兄，一箇叫弟，抱頭大哭，正是親人聚處，不見親人，離散便傷情，親人一旦重相會，猶恐親人是夢魂。張謙不知其故，問其根由，果是弟兄，因帶回家，稟於母太太，細問鄉貫姓名，張誦道：我父名炳之家，住東昌府，原母何氏被兵撞散，我父逃至豫章落業，娶母吳氏，生我一人，母早喪，又娶晚母牛氏，生弟張誠，在山打柴，被虎啣去，晚母將我責打，催逼要人，因此出外找尋，六年不見，今日來至金陵，幸遇兄弟，此是實言。望太太原情，太太聽得此言，正是紅日照開天邊霧，迅雷驚醒夢中人。當時扯着張誦，放聲大哭，張誦與誠忙問何故，太太說：我卽是你何氏母前在東昌與你父被賊撞散，蒙張千總搭救，收在他家，扶事他奶奶，那時娘懷有孕，過了六箇月，生下你兄，後千總老爺無子，望娘要你兄爲嗣子，娘許之，遂爲張千總之子。未幾，張千總老爺夫婦俱死，你兄襲父職，任滿告歸金陵，在途中見你弟被虎所傷，帶回，問其姓名，只知姓張，並未說出你父名諱，因命你兄收爲義子。今聽兒言，方纔知道，急命張謙序齒，時謙四十一歲，誦年二十，誠年十六，太太又吩咐道：你兄弟重逢，既有父在，當速速回家，於是張謙將金陵田產出賣，隨帶金銀財寶，急時起程。又說牛氏自張誦去後，得下腫病，脹得肚破而死，炳之一人獨居，忽見張誦弟兄回家，又得妻與長子，喜出望外，張謙於是新造樓屋，延師教兩兄弟讀書，後誦與誠聯捷進士，官拜尙書，炳之夫婦百歲而終，牛氏磋磨前子，不得其死，不能享子孫福，祿有何益哉。奉勸世之爲後娘者，當以牛氏爲戒，不可使心用心，反害自

身

全家福

常熟縣漁家灣兩弟兄長名楊伯道次名楊伯義伯道所生九子伯義單生一子名廷芳半歲時伯義夫妻皆亡時伯道方生第九子見姪兒無父母心中不忍遂將己子付與別人代撫命妻李氏撫養姪兒凡飲食衣服教訓擇師勝如親生又擇取名媛以定姻親及廷芳稍長孝敬性成事伯父伯母無異雙親凡問寢視膳之禮未敢稍懈因此伯道夫婦愛如掌珠後廷芳到十五歲時伯道年紀已邁因想道我家稻田僅二百畝我生九子俱已成立姪兒一人又在年輕若我一死恐後來分家我兒欺壓姪兒幸我在世與他分了也免後患主意已定遂擇期與廷芳完姻過了兩月請族親分析家產廷芳不知其情心中想道承伯父養育深恩只望終身依靠漫漫報答今日無故分家我必有得罪之處遂疑惑不定是夜向伯

父前問道這見伯父姪這裏一言稟告這件事把姪兒難知分毫有甚處事難知道不幸得二雙親辭世甚早伯父母撫養我恩同鞠勞也不過憐

恤你無靠有何功德但願得依膝下終身有靠到如今要分家所為那條

自古道樹大分枒男大分家你如今已經長大宜平把家分開昔張公九

世居一家和好又何妨效法他忍讓為高如今人心不古恐難效法其中

專有緣故必關緊要這幾日為此事珠泪下拋有到有緣故怕你猜不透

莫不是伯父前未曾聽教任打罵決不敢撒橫放刁不是的莫不是兄長

前未能和好情甘願陪小心凡事代勞不是的莫不是你姪媳未盡孝道

說開言冒犯了伯娘心焦越見不是這不是那令人難曉望伯父指

教我罪犯何條賢姪那能知道每見世上分家角孽的大半由家長死後

於今稱我在與你分了免得後來損和氣是這樣為姪兒不把令傲但田

地要依我分派為高講依你怎樣分派廷芳說如今十弟兄將田分作十

股伯道說若作十股分，我就不循三理了。廷芳道：何謂三理？伯道說：你聽一則人生在世，富貴福澤皆有分定，命中有終是有，命中無終是無，原不可損人利己的。想我家祖宗遺田二百畝，我與你父繼守，我明明只有一百畝，若是多佔，豈不損你父而利我，損自己的兄弟，就是不循天理了。此一理也。二則前人留下田地，我後人只享現成福，平分均派，無虧於那一人，卽令數十人同居，一人發財買田置地，到分家時，也還要照股均分哩。況我家之財，非我所發，我豈可多分？惟我與你父對分，我的兒得我的田地，你得你父的田地，這纔是道理。若我因你父既死，不肯對分，竟做十股，你得一股，我得九股，這就是不循道理了。此二理也。三則骨肉之間，原是富貴同享，患難相顧。想你父母早喪，你正在患難之中，該我相顧，宜乎我把田地多分些與你，纔是人情。於今田地未曾多分與你，我已抱愧多矣。若反來多分些與我，我的情分何在？無情分就是不循情理了。此三理也。

廷芳道：依伯父說來，不十股分是不循三理，無奈姪兒若與伯父平分，連三理盡沒。伯道說：何以見得？廷芳道：一則姪兒自半歲時就喪了父母，伯父伯母舍親生之子，撫育姪兒，養鞠之恩，深似江海。姪男於今雖長大成了一箇人，伯父伯母養育之恩，未報萬一，負恩不報，反把伯父母視若平等人，要與伯父平分家財，姪男的天理何在？二則前人雖留下田地，伯父守舊而又新創，也不知伯父費了許多心血，受了許多辛苦，姪兒坐食現成，從未替伯父幫點志，出點力，比如世間興家創業者，係是弟兄中一人到分家時，這坐食者，尙且撥補辛苦者，填勞心之意也。況我家辛苦者，伯父也坐食者，姪兒也。姪兒不填伯父之心勞，家必平分道理何在？三則伯父人多，尙有年幼未成丁的姪男，只夫婦兩箇，非老非少，家若平分，伯父則保家不足，姪兒則吃用有餘，姪兒只顧自己飽煖，不管伯父受飢受寒，情理何在？姪兒堅勸伯父不可對分，伯道總不肯，仍是作兩股分開。廷芳

見伯父必不做十股分，他就把自己所得的一百畝田派開，自己種二十畝，所餘八十畝，顧工人種着。秋收後，把工本除起，所餘之穀，盡送與伯父。伯道決志不受。到次年，廷芳遂苦勸伯父種這八十畝田。他伯父仍是不種。廷芳又勸眾哥等那伯道的兒們，也是勸廷芳種。他們必不肯種。因你讓我，我讓你，都未下此田的秧。竟把這八十畝田荒下了。這是他家都能相讓的故事。再說一個與他家同時不相讓的。楊家近處有個張老么，他哥嫂早死，留下一姪兒尚幼。論他的家務，出息每年有餘。張老么總是把這每年的餘資，蓄爲私房。又恐姪兒長大分了田地，又把田地賣了許多。坵將田錢亦蓄私。其姪將纔長大，他就與姪分家。分家之後，他就買田置地。再說楊伯道，人口甚多，田地又少。分家纔兩年，就支持不住。於是將自己名下的田，點三十畝出賣。張老么聽見，即請人說中來買。廷芳見伯父如此爲難，即勸伯父賣這所荒着的八十畝。伯道決志不肯，只把自己的

三十畝賣於張老么。楊伯道之妻李氏見賣了田，乃對伯道嘆曰：「現在我家人多田少，今又賣了這些田，更少了。這一家人如何保全？只有張老么到好，與他姪兒把家一分，他就買田，好不快樂。」伯道答曰：「張老么，他是未分家之先，蓄的私房，這宗錢，欺了姪兒，虧了良心。福不能長享，不久必生禍端。這宗人若養兒女，必愚蠢下賤，不能昌達。爲人之道，富貴貧賤，總只由命。遇事總要正直無私。像張老么這宗人，自己就是餓死，必不可學。他此話說了不多時，張老么與人家爭地界，先是兩本人撕打，後兩邊請人打架，打死人家一人，即起大訟。其勢已是家業敗盡，還不能脫身。李氏復對伯道嘆曰：「夫君幾乎似神仙，說張老么的事，這箇靈法。你是在那裡學的？」伯道說：「娘子請聽。」宣叫一聲：「賢德妻，你且請坐，細聽我把世事談個大畧。人在世，誰不想田廣地多，天生物各有主，強求不可。分外財不肥家，要做甚麼？謀人田壞良心，天降灾魔，也有的爲田地惹下大禍，爭邊界動

刀鎗命見閻羅，也有為田地曾把家破，打官司直害得子孫落莫，看起來田和地貪，謀不可怕，的是生災難，反受折磨，到不如聽天命，得過且過，貧無諂富無驕，安安樂樂。講夫君這樣說來，人要安命，我想你的命如此，貧困怎能伸頭，伯道說：命雖不好，心還好。李氏說：心好，其奈命何。伯道說：心好就能回轉命來。

文昌帝君

心命歌說得有心好，命又好，富貴直到老，心好命不好，天地也相保。

像我這命不好的人，愈實要心好，我還說幾句話你聽。宣富與貴，貧與賤，每多差錯，大半是由人心為善為惡。也有富貴命終身得過，也有貧賤命終身落莫。也有先富貴後遭大禍，也有先貧賤後得快活。有朱郊他的命本該凍餓，救饅饘到後來反把魁奪，有藍田狀元命天榜擢過，因犯淫到後來一身墮落，看起來有歹命轉享祿爵，有好命轉成了窮祿。淺薄足見得要由命遷，夢由我求富貴，只在我有善無惡。講夫君依你說

來為善就有善報，為惡就有惡報。我每見害人的人，反享富貴，行好事的人，反受貧賤，是何道理。伯道說：莫謂無報，日子未到。昔有人問佛說得好：為善的朝朝不樂，為惡的夜夜笙歌。修行的每無吃嗑，害人的偏有錢多，奸狡的百事快活，本分的反受坎坷。特將此事問彌陀佛，亦無言來答我。兩旁羅漢笑呵呵，且看他收成結果，且看他收成結果。這是佛言，我還說個道理你聽。宣善與惡自有個收成結果，降百祥降百殃，冥冥定奪那有個為惡的長免災禍，那有個為善的永無祿爵。為惡的不滅亡，祖德遠播，為善的不昌大，餘殃未脫。為惡的以福敗，誰能識破，為善的以禍成，過後知覺。也有的前世善，今有大過，也有的前世惡，今把福作。也有的先為惡，後善悔過，也有的先為善，後反行惡，也有的本身惡，子孫善播，也有的本身善，子孫惡多，也有的外面惡，問心無過，也有的外面善，惡難看破，也有的行善人貧窮寂寞，也有的為惡人享福快活。善人若非因他行善有錯，

惡人好非，因他能會作惡，善不昌，該因他前生有過，惡不滅，該因他前世善多，為善久，改得完，前生過錯，為惡多，把前生善根削薄，因人生前世因有善有惡，所以這善惡報遠近，移挪，勸賢妻把善惡報應看破，纔曉得人存心有天，看着講李氏聽得此言，心裏深服，也就聽命而過，不說家貧，只是息氣，且說伯道如此存心，豈無報應，有一日出外，路過白鵲山，至山頂見路旁有白銀數錠，伯道想道：此銀必是行人失落，不免在此等候，待那失銀人來時，還他纔是。候了幾日，並無人來，又想無義之財，拏來何用心，想將銀窖在地中，又無鋤頭，行至山上折一樹枝，以掘土窖，將此銀埋住，掘土未幾，深現出銀子一穴，不能計其數錠，與前無異，但此銀上刻有天賜義士楊伯道七字，遂拜謝天地而受。至此又買田地許多，再說四月內，本縣太爺路過此境，四處田已栽種，獨此境田猶未耕，問之鄉人，都說是楊伯道家裏的，即喚伯道叔姪問了一番，方知伯姪相讓，荒下來的太爺大喜，仍將此田斷與廷芳，廷芳稟道：小人不放獨享，既伯父不受，願將此田每年籽粒存積，修建祠堂，以供祖宗父親，以及伯父母日後去世，亦入祠享祭，太爺更喜，稱贊不已，回縣申文奏聞。

皇上請題旌表以為獎勵

皇上准旨賜楊伯道黃金三百，恩員外郎楊廷芳，恩進士黃金一百，此事遠近聞知者，或伯父同居，或叔姪同居，或親弟兄叔伯弟兄同居者，都不蓄積私房，都不以大欺小，以下犯上，盡是家人和無爭，無論家家俱比從前富厚些，所以漁家灣一方，稱盛地，又稱善地，伯道與廷芳自那日受了旌獎，仍舊合住一家，兩房子孫後來皆發科甲，永遠孝友。

士俊歸家

廣東順德縣有兄弟二人，兄年長，其弟十歲，弟名黃士俊，自幼跟着他兄讀書，極聰明，極純全，其兄教書之後，更放个十不可以立為人之法，士俊把

這十不可謹記心中一一遵守不違又與人閑談慙慙講明不諱嘗有人
 細問士俊即詳講曰一不可負爹娘養育深恩須當要學大舜嘗慕終身
 那人便問大舜是麼事講曰大舜是箇皇帝先前未做皇帝時晚母百般
 磨折他他總不怨晚母只怨自己孝道有虧不能為晚母所愛後來這晚
 母亦被他化成慈善之母

二不可薄兄弟手足至親須當要學夷齊推讓
 不爭 那人又問夷齊是麼事講曰夷齊是兩個太子長名伯夷幼名叔齊

那孤 竹君偏愛幼子叔齊要把位傳於叔齊叔齊見得理當位傳與
 哥父王不肯傳與哥要傳於我不免我不在朝內自必父王傳位於哥矣
 於是逃走了伯夷見得父王位想傳於叔齊父命當遵無奈我弟不肯受
 我不在朝內我弟自然受矣於是伯夷也逃走了夷齊弟兄國都肯讓還
 有何事不可讓哩 三不可夫妻間侮逆不順須當要學卻缺相敬如賓 那

人又問卻缺是麼事講曰卻缺是個善人也妻亦賢德賓者賓客也他大
 妻你恭敬我我恭敬你如對賓客一樣常言道上床夫妻下床賓客就是

這件事凡夫婦二人總宜恭敬相待就自然和睦不得參商若兩人風輕
 褻瀆最易變臉失色你輩我傲而傷和氣矣 四不可朋友間寡恩失信須

當要學晏嬰久敬心誠 晏嬰是個大賢人他待朋友初相交固然是真心
 敬謹就是到日久年長以至一生一世總無先親切而後疎濶的事但他
 不輕易與人相交所交者必擇可敬之人 五不可貪女色前程削盡須當

要學狄公拒止淫奔 狄公也是个至誠人曾有一女戲他他把那女子勸
 得後來謹守閨門成了个清潔賢良之女不多時有人曉得此事遂問狄

公曰那美女有心前來戲你你何以厄住自己總不動心狄公曰我有姊
 妹妻妾恐怕人淫人家的心也都與我一樣我豈可不將心比心乎 六不

可好賭博壞了品行須當要如吳士日新又新 吳士也是个守正之人特
 作賭博歌勸說世人不可賭博日新者改了昔日的舊過錯轉做今日的

新好事既改舊從新而更多做新好事這就是日新又新七不可逞氣性

好勇鬪狠須當要學張公百忍不爭張公也是個寬宏大量的人他一生

能忍讓連他兒孫都能忍讓所以九代還才分家八不可唆爭訟起人隙

鬻須當要如李元排難解紛李元是個能言會道的人見人有爭訟口舌

之事他就不辭辛苦兩邊勸說實在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這就為排難

解紛九不可在人前談闊道須當要學李定作文勸人李定是個講修

積的人他見得婦人女子閨閣之中名節所關或遇人家閨閣不緊名節

有虧宜乎替他包藏些纔是厚道無奈世間人多有專以說閑閑之事為

樂的亦有無中生有造人風波自作口孽的這是最大的錯處所以他特

作戒口過文普勸世人十不可穢字跡得罪神聖須當要如王公惜字如

金王公是個明事人他見得字是聖賢說的話不獨讀書的人要字凡

天下富貴貧賤生意買賣約據賬務點點要字字是至寶所以他特請些

人各處揀取遺棄的字紙士俊每每對人講這十不可也勸化許多人他

自己也不曉得有功無功就是進學中舉全不費力中舉之後進京會試

在路上住天陰忽見他本塢來了一人說他哥哥身染重病人事不醒士

俊一聽大驚失色當即料理一念要回有同伴一少年舉子上前勸曰黃

年兄你令兄染病自有好期朝廷考試原是限期若因令兄而轉去恐悞

了考期不歸家為是士俊答曰有勞年兄關心我今得聞家兄此信恨不

得插翅飛回功名之事不在弟心裏了同店還有一位年高的舉子聽了

此話亦上前言曰黃年兄你好心田只顧哥哥不顧功名將來必享大福

我們同伴的不可阻攔你到次日雨住士俊急急忙忙趕回家來一直到

他哥哥床前叫聲哥哥他哥哥隨口答應了一聲也不曉得是何人士俊

即去訪請高明醫生醫治哥哥凡熬藥煎湯士俊總是親身料理調治了

幾日其兄乃愈纔認得士俊即時憶記起來叫聲兄弟你是進京去了的

如何在家中服事我士俊答曰弟在路上得了哥的病信故特轉來的其兄嘆曰我悞了你的功名哩考期在即這一反轉再不能趕到矣士俊曰功名是拏不穩的我今親見哥哥病體全愈比點狀元還快活得多是年士俊竟未趕進京去次年就是萬歷丁未年士俊進京點個狀元其兄又嘆曰此事我兄弟心田之報也自今日思之真自心田之報

雲霄埋金

江西吉安府有趙邦伸所生二子長雲彥次雲霄年方十餘歲邦伸亡故遺妻趙劉氏撫養二子不料雲彥長大成人被近鄰王狗兒引誘在外嫖賭嚼搖無所不至數年家道漸漸凋零劉氏心中煩怒嚴行處治雲彥終不改心伊母無奈只得經憑親族到家用酒將雲彥灌醉着人細縛又將礮子一付細在身上的要他把礮子丟入堰塘溺死雲霄跪在娘的面前痛哭流淚百般苦勸切莫把哥置死無奈他母總是苦諫不從雲霄即起起快然而去時眾族亦勸解其母也不允忽家中人報云雲霄在後樓自縊趙母聞知急忙跑至後樓將雲霄放下用薑湯灌醒問他何故雲霄又跪地泣諫其母曰宣趙雲霄跪堂前苦言相勸尊一聲兒的母細聽的端不幸得兒父親壽元甚短丢下了我母子好不悽慘只想是弟兄們同耕同產兒披星戴月齊掙家園那知道兒的兄正經不幹每日裏好嫖賭浪費貪完老母親一見了心中憂患要做戒不孝子理所當然或是打或是罵出娘教管娘如何要把哥性命傷殘弟兄情原是那排行同伴若是我兄長死我也孤單惟願母聽兒勸回心意轉看見面開天恩把兄寬涵母不准兒情願替兄無怨兄若在縱敗產兒也心甘母不信再把那書籍觀玩虎雖毒不食兒古人嘗談母若是再不准兒的諫勸兒一定要把他屋梁來懸講雲霄勸畢趙母心想此時若把雲彥取死雲霄亦必自斃豈不絕了趙家後代遂叫雲霄說爾既不忍爾兄之死但爾父所遺田地錢項爾若

經理出入不使爾兄亂支。有此擔當，吾即釋放爾。能否雲霄曰：願效力。趙母將雲彥改放，自後家事盡由雲霄管理。而雲彥所作所爲，仍然如故。累搞下債來，雲霄暗地用錢填還。惹出禍來，雲霄則私下陪禮。陰消之復，爲委婉勸導，要兄改心。奈雲彥爲酒色所迷，總是這樣。雲霄見兄不改心，就將所掙之錢，概行買作銀子。幾年中，就買了三百四十餘兩銀子。其兄與母俱不能知。忽然趙母得病在床，日加沉重，諒不能愈。想道：這雲霄到知積錢，那雲彥若見我死，必越發膽大，搞得家業傾敗。豈非連累雲霄，不如命他分炊。日後或有箇好點，就請族親來家遺囑曰：宣眾位族親細聽。講緊將奴言記心旁。不幸奴夫命早喪，丟下母子好悽惶。二子年輕無人養，因此奴纔守孤孀。如今二子年已長，力也壯，來身也強。不料雲彥好遊蕩，糊作亂爲實猖狂。雲霄卻還有志，向苦掙苦扒，守倫常。今朝爲奴重染恙，怕的一命赴黃梁。別的事業都不想，只怕雲彥敗家廬。因此纔請眾族長，細將心事說端詳。倘若奴辭塵世上，伯伯呀，叔叔呀，與他分家莫徬徨。轉面又望雲彥謹，爲娘只怕不久長。今日娘若歸泉壤，快些改換前心腸。從今只要不放蕩，娘在陰司也安康。雲霄也須要會想，爲人總要學大方。弟兄分家要忍讓，莫爭房屋與田庄。本待與爾長商量，怎奈無常要人忙。講趙劉氏囑咐一番，陡覺一命歸陰。眾族親遵其遺囑，與雲彥弟兄分家。雲霄預將所存三百餘銀，窖在後園。然後將田地穀米，概行均分。拈闈爲定。自此雲彥更加肆行無忌。計十餘年後，田地概行賣完。又遇是年天乾，雲彥衣食無措，欲將伊妻胡氏出嫁。雲霄聞知此事，心想即將長兄接回，誠恐兄長未受琢磨，不知艱難，必然故態復萌。只得背地出錢四千，交伊朋友詐稱討去爲妻。實係雲霄，另將嫂安置一處。雲彥將人錢領去，不兩日用得罄盡，無計可施。膝下又有一子，幾乎餓死。只得抱與別人。雲霄又託園方有一名師，假粧撫爲義子。每年出學錢俸米，送他在館讀書。雲彥

此時日間沿門告化，夜間巖洞安身。忽然大雪數日，雲彥又冷又餓，想起前日如彼，今日如此，不覺大放悲啼。宣猛然受風雪飄，想起令人珠泪拋。想從前不學好做事，全不由正道。又好賭又好嫖，搞得如今沒下稍。我的父死得早，我母也曾把我教。我當時心猶高，反說母親太牢淘。我的母氣急了，用繩把我來細倒，虧我弟苦討保。母親將我來恕饒，我就該聽母教。自後不敢再泡毛，那知我意更豪。那知心高又氣傲，每日裏耍滾刁。不是撞騙就嚼搖，我母親好心焦。不知一命赴陰曹，臨終時開言道：叫我家事各理料，自分家更糊搞，弄得一家無斗筲。到今朝把化告，受盡苦楚與煎熬。風又大雪又高，料我難得過終朝。莫奈何且坐到，何人把我性命保。雲彥哭訴一陣，忽有一親戚砍柴過此，見之問曰：爾弟尚好，何不求其周濟。雲彥曰：吾有何面目見吾弟乎。親戚曰：我且先為通知，爾弟當不拒也。雲彥曰：拜托拜托，親戚即奔告雲霄，且告以雲彥有悔心。雲霄聞之急忙

接回弟兄相見，悲慘同居數月。雲霄見兄果然悔心真切，勤儉自持，一日叫兄開墾後園荒地，雲彥挖土陡然得金一穴，歸語雲霄。雲霄曰：此天賜兄也，即替兄作主，將銀換錢買些田地，做些房屋，復將伊嫂與姪接回園。圓雲彥見兄弟這樣費心替他保全妻子，不禁眼淚滴下，自責曰：我無用如此，係累兄弟罪大莫赦矣。終不知檢銀之故。一日身得重病，夢一神語之雲彥，雲彥病體難痊，若要病痊，恩當報焉。醒告其弟弟，示以窖金情由。雲彥深為感激，自是弟兄永敦和好，二家子孫日後俱享榮華。

荆樹三田

昔京兆有田翁，家業巨富，屋宇樸素，宅後松柏聳翠，白鳥如雲，庭前栽根紫荆樹。臨春開時，勝似桃花。平素廣行善事，因得生三子：長子田真，次子田廣，三子田慶，僅三歲。真廣二人讀書聰明，俱可作廊廟之材。不料年方弱冠，父母俱亡，二人俱棄詩書，操理家務，爰娶妻室，克體父志，惟勤惟儉。

不尚奢華一家弟兄甚是友愛妯娌一本和睦及田慶稍長讀書長兄田
 真教之曰宣三弟奮心往寒窗為兄言語聽心旁不幸雙親命早喪單留
 弟兄守田庄為兄家庭把事當弟讀書貴自強齊家治國大學上正心
 誠意勿荒唐白日苦把詩書望夜晚仔細看文章先生誥誠記心邊朋友
 忠告切勿忘這是教你讀書樣還有數件記心旁酒是顛藥人快暢多飲
 失儀甚羞惶色字刀頭殺人杖謹戒勿犯乃為良不貪為寶世間何物
 若荷惹災殃至大至剛聖賢像血氣自逞禍必張父母恩德總無贖生事
 死葬奠酒漿五年以長挨肩上隅坐隨行序雁行存心不可欺天壤地
 怨懇勿忘荒出言須當由心響勿二勿三可為坊作事天理為至當利物
 能合是經常賢弟呀謹記吾訓不恍蕩富貴福澤盡包藏講訓畢田慶收
 拾書箱先拜祖宗後辭哥嫂讀書去了田真想道三弟婚姻未定時有媒
 妁來到家中言道大先生吾到貴府非為別件北村有一富翁姓季伊膝

下無子單生一女年方二八人才出眾因擇配未定聞得三先生聰明詩
 書欲選東床特命我來作伐先生以為何如田真道男大當婚女大當嫁
 况年貌相當有何不可即命媒人回覆季翁開庚下采納聘選擇娶期定
 八月十六日田真雖平素不愛奢華為兄弟配偶也不辭銀錢打首飾縫
 衣衫治酒餚百般禮物齊齊整整臨期鼓樂笙簫將季氏接過門來高朋
 滿座固不待言且說季氏來在田家頭戴假簪腳踩高底搽胭脂粉穿紅
 着綠田真看見眉毛一皺轉想道新來媳婦如此雖不十分歡喜也無一
 毫怨惡季氏自意如此打扮已着高興了見得兩箇嫂嫂粗布線衣喂猪
 紡棉凡一切井臼厨灶之事親身自做而且粗茶淡飯心私自道我在娘
 家吃好的穿好的倘有跟隨服侍如此焉可安身就心生一計不如吵鬧
 分家以便安享過日適田慶讀書歸家季氏向夫說道夫君呀古言樹大
 開枿人大分家你看兩箇哥哥兒女甚多穿吃用費一年要花若干夫君

聰明請自裁度。田慶不答，遂到哥哥處言歡去了。久之，又向夫說道：「夫君呀，你到在館讀書去了，哥嫂在家刻薄你妻，一言難盡，不如分了，免在他腳下受下賤。孰知田慶是箇天性純篤的偉男子，親見哥嫂賢淑無比，遂覺臉上不悅，亦不答。季氏見夫不信，就向走假哭曰：『未曾開言，泪自墮。尊聲丈夫且聽着，離鄉別井你家坐，只說哥嫂待不薄。』夫呀，你在書館到還可，苦了妻子受磋磨，天天要我打早火，尋菜身搯猪草籬，姪兒姪女個數多，洗衣漿衫要妻搓，任你有理都是錯，哥嫂嘴吧像菱角，這纔小事還猶可，更有幾件對夫說。哥哥當家本有錯，浪費銀錢一摩多，某處花銀幾百箇，某回用銀一皮簏，不是賭場娼家坐，必然當狗人騙駝。夫君呀，禍到當前不知躲，妻怕拖累受奔波，船在灘頭不捻舵，兵兵一聲叫呵哈，不如早些分開過。夫妻二人享安樂，不聽妻言有後禍，家業蕩盡怎煞擱。」講田慶聽說無理之言，將欲辱罵其妻，田慶早已聽着，遂喚田慶到堂上夜飲。

言歡通宵，次早慶復到書館，終不理季氏之言。季氏不得氣出，日日在家吵鬧，逞刁放潑。田真聽之，不過就向季氏言道：『想雙親生我們弟兄三人，猶如後園白鶴一林，棲止一樣，鶴不能散，則家不忍分。若要分家，除非鶴散。』此時正在三月，鶴皆抱子。季氏聽得此言，等他哥哥趕場去了，即搭樓梯到後園樹上取鶴子，移鶴窩，那鶴尋子不見，四處飛鳴。季氏乘機鳴鑼放礮，呵哈連天，其鶴四散而去。季氏見得不勝歡喜，急向二哥田廣言道：『鶴已散羣，家業當分。』田廣一看後園，果不見鶴，想到分家，心又不忍，欲不分家。見得弟媳這般情形，恐釀巨禍，反傷手足之情，遂向大哥商議，叫田慶回來分家。田慶一聞此言，淚如雨下，也不得不依兄言。於是即將家業財產概行三股均分，惟餘庭前紫荊樹一株，祖宗所植，極其茂盛，不便瓜分。兄讓弟，弟讓兄，三推三讓，彼此都不允，遂商議明早將樹砍作三節，以便均分。是夜紫荊神知覺，歸天而去。次早三人準備刀斧去砍荊樹，近前

一看葉落樹枯，用手一推，連根拔出。田真一見，不覺放聲大哭曰：「宣一見紫荊，泪不住，珠泪滾滾灑胸腹。昨日茂盛猶如故，為何今朝一旦枯。上前用手來推樹，不覺連根都拔出。干枝萬葉共根株，不忍分離若斯乎。」三弟三弟呀灼艾分痛，有人做大被同眠，現規模。伯夷叔齊讓國士，弟兄何必分家屋。今觀荊樹來醒悟，百世同居又何如。」講三人正在哭泣，季氏在屋聽得門外哭泣，出外一看，見他弟兄三人抱頭大哭。又聽說出百世同居之言，自覺無顏，氣逼不過，走入內室，自縊身亡。田真弟兄哭畢，誓不言分。復將荊樹扶起，荊樹如應聲而榮，鶴亦復集。慶於家中，見房門緊閉，啟戶而看，見季氏弔死，遣人速報季翁。季翁聞之，報於縣尹。縣尹喚田真弟兄到案，訊其始末原由，得聞紫荊樹一段奇事，已知季氏悍惡不敬長上，不尊丈夫，不和妯娌，惡孽所致，不究縊死，怒罵季翁，教女不嚴，轉獎田氏弟兄和睦，可以風世。詳報。

旌表其門後，田慶另娶一妻，一家甚是和睦。弟兄三人之子俱已顯貴，世代簪纓不絕。今之為兄弟，豈不以田氏為法哉。

和睦美報

昔昌化縣有一富家姓張，父母早亡，兄弟二人甚相和睦。張大娶妻李氏，張二娶妻周氏。兩妯娌你敬我愛，做事不分彼此。話說不講長短，但各勸丈夫多作善事，挽回命運。弟媳周氏又勸嫂嫂商量哥哥抱一族人之子，頗聰俊。未幾李氏有孕，十月臨盆，親生一子。夫婦不勝歡喜，兄弟弟媳亦不勝歡喜。弟媳每日到嫂房中親自服侍，十分殷勤。其嫂李氏說道：「周氏妹妹為嫂，如今蒙神恩佑，已有子了。弟媳仍然無子，嘗聞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不如也學為嫂，抱一族中之子，押長好也不好。」弟媳周氏答道：「承嫂嫂耽慮，勸我抱兒，此事甚好。但你的兄弟也曾向我說道：『嫂嫂如今已生了姪兒，乞就將前所抱之子轉抱與我們為兒。』我夫婦感激不盡。」李氏嫂

嫂聽得此言，不覺弔淚連聲，說道：「不可不可。」宣尊一聲賢弟妹，細聽爲嫂說隱微。皆因子星都乾貴，無有生育暗傷悲。總是前生造下罪，商量多將善事爲。勸嫂抱兒好弟妹，怕我斷了香爐灰。族中有子纔一歲，再三央求纔抱回。人人有兒當寶貝，豈與輕拋抱與誰。被我抱來傷肝肺，分離之時淚雙垂。既爲我兒須看貴，生死母子要一堆。而今生子成一對，豈可分心把理虧。倘若抱與賢弟妹，旁人定要說是非。說是爲嫂把心昧，有了親生認得誰。從前抱時當寶貝，而今不要任施爲。這樣爲人豈無罪，只怕親生命有虧。想到此處真可畏，弟妹替嫂再思維。非是爲嫂故推諉，怕的惡名難得披。族中還有子姪輩，另行抱箇誰說非。這是爲嫂肺腑語，弟媳仔細去思維。講弟媳聽了，不敢再言，只得向丈夫說明。他丈夫不依，總求嫂嫂抱與他。嫂說二叔既抱子心切，爲嫂不忍拂你之意，但要抱我親生之子，斷不可轉抱弟聞之，不敢當。嫂又說不抱固是我之子，抱與二叔爲子，姪

子亦猶子也。况我既有生育，難道就無再生了。何患無子。二叔切勿過爾。於是立約過房，隔數年，兄嫂已四十餘歲，竟無生育，卻也並無悔意。但弟兄與弟媳心中不安，常常禱告神明，願兄嫂早生一子。又道是人善念，天必從之。忽一日，李氏精神疲倦，因晝寢。其弟在庭間看，忽見一少年書生，相貌清秀，漫漫走入。其弟遂上前接住，諒必是稀客到來。那書生往前行之甚速，直到堂屋，突然不見。弟大駭，不知何故。少頃，嫂起出外，向夫說道：「時纔妻在睡夢中見一神人，賜我仙桃一枚，吞在腹內，一驚而醒，不知主何吉兆。弟聞之，遂以所見相告。彼此驚訝，那知嫂嫂李氏從此身覺有孕。十月懷滿，生下一子。其弟見之，與前日所見少年書生，相貌無異。始知前少年忽到家來不見，乃爲投胎來也。兄嫂弟媳大家歡喜，及後成人，十分聰俊。與前兩兄同堂讀書，前所抱長子名翊，次子名栩，弟之子名詡，皆相繼登第。至今子孫科甲不絕，昌化稱望族焉。」

稽山賞貧

道光年甘肅省稽山下一人名鄧春榮妻楊氏春榮弟兄二人楊氏妯娌和睦不料弟早亡弟媳身懷六甲後生一子名光前歲半時弟媳得病臨終將光前寄託楊氏望其存後弟媳死後楊氏視姪兒如親生怎奈自己總未生育春榮因此力行善事後生一子名光後春榮夫婦雖無子仍以姪兒爲重光後到兩歲時光前已有六歲是年八月賊寇入境春榮一家到稽山躲賊將盡兩月吃費已空正在作難又聽得賊兵搜山漸漸近了看見旌旗春榮急忙把姪兒抱起奔跑楊氏抱着自己的兒跟隨丈夫跑怎奈鞋緊足小所抱一子跑奔不能快便春榮隨跑隨與楊氏商議曰論我兄弟只有這條根我本該不顧性命保全姪兒纔是無奈苦顧姪兒我不把兒子抱過手來儘你空手好跑你必母子都難保楊氏忍住喘氣卽答曰夫君你切莫丟姪兒我抱着兒子本跑不急我把兒子丟了跟你快跑春榮又說道娘子旣情願顧姪兒就把兒子快放在地不好空手跑於是楊氏將兒子放在一塊石板上卽同丈夫逃出山去了且說賊兵被官軍常大人帶兵追賊甚急賊至山中並未停腳這常大人催兵上去並無影響只見石上坐一孩童大人知是民間丟的收爲義子取名常山撥四名兵送回京去撫養常大人在外剿賊七年纔定平安收兵回京後常山到六七歲時讀書聰明過人十五歲聯捷進士榜下卽放四川知縣將出京時身染一病無藥可保一夜夢神與詩一首道若要病好細詳此詩常山一看詩曰兩年養育力一日離別情欲識生身處稽山去賞貧常山每日思想不改其意遂對父親說常大人纔將實言一一言出常山聽了如夢初醒纔知他是義子宣聽一言不由我咽喉哭破止不住傷心泪暗往下落天地間貴與賤父母不錯獨有我小常山全無着落蒙神聖在夢中對我說過稽山上去賞貧方能知覺每日裏將詩句細細揣摩解不透其

中情難以忖度時纔間將此夢對父說破父言明兒根由纔知本末不知道爹和娘係是那個又不曉爹和娘或生或活這件事到稽山訪問纔可但不知老父台意下如何轉面來跪膝下一一稟過兒有何事來稟多蒙得父收留恩愛不薄不過憐你丟在山中何恩愛今日裏身顯榮享福到可這是你們讀書人的本等但不知生身父又待何如那時賊亂定是死了我兒不必思念望父台施惻隱一件依我要依你那一件到稽山去

賞貧訪箇下落兒說那裏去了稽山天遠路程兒怎麼去得這是不准呀父親羊有跪乳之恩鴉有反哺之情難道兒口讀詩書高中皇榜就不

如那禽獸了父不准兒成了不孝罪過後出仕管萬民枉食祿爵跪塵埃

好叫我傷心泪墮怕的是病仍發命見閻羅講常大人見兒決意要去發

三千銀子前去賞貧又說春榮夫婦自那年逃難在外受盡苦楚自不必說後賊子平息回得家來夫婦竟無生育幸光前姪兒誠心孝順如親生

父母一般夫妻到也歡喜怎奈天不從人願光前到十九歲時偶得一病而亡可憐春榮夫妻幾番哭死哭聲動天聞者人人弔泪上山時二老送

葬楊氏想起待姪兒的苦情不禁放聲哭道這一陣哭得我珠泪不住

這一陣好叫我如刀割腹未必然我的命這樣困苦一姪兒難消命令人

疑狐姪兒呀想從前你爹娘早已亡故一歲半丟下你望我顧復念之在

妯娌分勤把你撫因此上在稽山棄兒存孤苦留下這根苗萬死帶住只

說是叔不絕我也不孤帶得你走天涯受盡辛苦六七年方太平始歸故

廬猶幸得你待我當如父母那時節你伯父方纔悅服百年後我二老有

箇靠處也不枉待姪兒日夜勞碌萬不料十九歲短了壽數姪兒你叫我

到如今怎樣結局常言道行好事無有差誤老天爺全不念棄兒存孤這

該是命當然怨得誰箇怕只怕塵世上無人輪服講楊氏一路哭泣不止

又說常山在路遠遠望見兩箇老人哭姪兒喪實在傷慘因想道哭姪兒

都如此設親生兒死了不知何等傷心，看看近前，常山心中不忍，跳下輪來，春榮見是官長，倒身下拜，常山不覺暈倒在地，想到此事甚奇，因問死的是誰，如何這樣傷慘，春榮將稽山逃難，丟兒留姪，細說一番，常山道：「你兒身中有記否？」春榮說：「背有硃砂痣。」常山便解開衣服，叫爹娘觀看，又即將常大人檢回事說一遍，兩下大哭，常山哭說道：「如今兒雖死了，兒也要見他一面，正說此話，忽然棺內哎呀一聲，即將棺木打開，光前果還陽活了，當即細說伯娘壽盡，母在陰靈哀告冥王，准我替死，到陰之時，閻君察我有孝心，纔命還陽，兄弟相會，以顯報應。」此時一家人悲喜交集，次日同到稽山賞貧，了愿事畢，常山回家，常大人得知奏聞。

皇上嘉春榮夫婦友愛，恩賜進士常山，更名鄧山，即日朝上任。

兄義弟利

武進縣有弟兄二人，兄名吳樂善，弟名吳樂富，父母早亡，弟兄勤苦成家。

漸有貲財，各生一子，後因兄性仗義，弟性貪利，兩下情意不投，甘願分居。分後樂善貿易淮安，生意頗順，三年始束裝歸渡江時，忽風烈水漲，前舟多覆，有一人據舟背呼號求救，樂善出銀請舟救起，視之乃其子也。蓋其子因父久客奉母命探訪，今死而獲生，故父子且泣且慶，拜謝天地不已。霎時間，他父子見一年少，手執撓，足踏舟，於迴水處撈取貨物，適有未笄女兒，手捧巾箱，水面號救，少年頓起不良，手接其箱，而置女不救，女竟沉於水底。及啟笥視之內，有釵環，乃已原聘物，方知即其妻也。吉期僅隔數日，耳手抱巾箱，懊悔不已。當時遠近驚傳，樂善因嘆天工之巧，作歌一首，曰：「宣天工巧，天工巧，報應昭彰，人不曉，世間事，看透了，須要肫誠，休要巧，勸世人，爲善好，善人自有天相保，作惡人，任他巧，到頭結果，終不好，喜平生，淡財寶，溺水兒，郎都救倒，淡財寶，真箇好，所得甚多，所失少，慨少年貪財寶，結髮嬌妻，失卻了，貪財寶，真不好，失之甚大，得之小，看起來，休貪狡。」

貪狡之人天最惱看起來休奸巧奸巧之人悔不了世間事多和少善惡報應甚分曉從今後看透了想來還是天工巧講樂善父子歸家數月又往太倉販買棉花舟中遇客買花十包價亦相可歸家啟看每包內有白銀百兩家人喜甚樂善見包面有常熟永興錢記六字默思良久曰是矣前與舟人交易時見其欲速爲售減市價我心亦疑之今乃有此藏金必係劫錢姓之物故急於出脫耳不義之財我若受之與盜何異遂買舟至常熟縣訪問姓錢失花之人果然訪倒以實情告之錢叩謝云某積千金將往太倉收絲恐有夜驚密藏花內不意仍被盜劫想盜者必不知故邊售之今子來此言之何意吳言非義不取如肯同往願將銀奉還錢卽同到武進吳具酒餚將銀還給錢請分其半吳不受錢感盛恩思無以報默想夫婦年邁富而無子只有一女年已及笄未曾受聘又見吳子聰俊誠實卽將女面許吳子後迎吳子入贅以壻爲子一應田產盡歸贅壻吳子將兩分家業合而爲一遂成巨富後來子孫滿堂科第蟬聯吳樂富從分家後刻薄奸險不念手足弟兄不信因果報應惟利盤剝大進小出數年積米六十餘石聞嘉郡米貴攜子載米至彼發賣果賺銀四十餘兩喜甚命其子獨坐船中入城探親詎料其子年幼未能遠識凡賣米銀兩盡爲拐子騙去比及樂富回舟知之怒氣填胸幾乎將兒杖斃於是不得已而同歸家後每日怨天恨地總想暴發其財以償前失一日將近黃昏忽然風雨大作一人負囊到家吳問其來歷其人曰我遠買歸家囊有白銀二百被雨阻不能趕及旅店夜行恐有失誤特來借宿吳聽罷允諾遂起謀殺之心且說發財就在今夜再說是日樂富之子因抵觸其父被樂富怒打逃躲宅後不敢面父樂富只謂逃躲伯父家內故未着意跟尋不意其子未往伯父家去到夜靜後乃悄悄歸入客房與客同宿更深時客因冒雨腹痛入廁大便去了樂富手執利刀入客房只道遠客睡熟舉刀殺之

忙呼妻曰好造化好造化二百銀兩到手了妻舉火燭之乃其子也大驚
蹬足痛哭曰宣嬌兒一死痛肝腸眼淚汪汪只自傷只說殺人得銀兩誰
知反把兒來傷只說我兒別方往誰知兒睡在客房早知我兒身在此不
該持刀把客傷干悔萬悔悔不轉還是自己錯主張明知惡孽報不爽明
知天理有昭彰明知無義財難想明知謀命禍非常爲何起心謀銀兩爲
何持刀把人傷於今刀下兒命喪要這銀子做那庄自怨不學哥哥樣哥
哥行善獲吉祥自怨不該把心喪喪心果然無下場講房內痛哭客在房
外聽訴謀財害命情由幸有他兒替死卽拜謝天地黑夜逃走天明具詞
報官拘樂富夫婦照謀財害命例治罪二百銀仍歸客人佛祖云暗地算
人算的是自己兒孫空中造孽造的是自己罪過詎不信哉蓋吳樂善不
取非義之財財終爲子有造化亦何巧哉向使貪心一起甘受其金焉知
不反爲崇而有意外之破耗亦安能俾其子坐享人之遺業歟倘吳樂富
亦如兄之存心行事天豈獨厚其兄而薄其弟吾知必無是理也而其家
敗子喪身受刑靈真是使心用心反害自身奚必爲之憐恤哉但世人愛
吳樂善之屢邀天眷何不自愛憫吳樂富之屢遭顯報何不自憫若自愛
而能效吳樂善之爲人天豈獨厚一吳樂善哉自憫而仍蹈吳樂富之存
心天又豈獨譴一吳樂富哉人其自審夫當去當從焉可

侯氏取針

昔有一吳姓弟兄二人兄名吳德政娶妻侯氏弟名吳德美娶妻陳氏父
母早亡頗有資本弟兄貿易營生在外日多在家日少弟兄到也和睦只
有兩妯娌在家不和嫂嫂侯氏爲人悍妬每每欺壓弟媳事事要好樣樣
占強幸弟媳曉得忍讓不與見盡誰知嫂嫂心腸狠毒自己無子不服弟
媳生子遂起下謀害之心那一年陳氏弟媳又身懷有孕臨盆時盤腸生
嫂嫂侯氏替他檢洗嬰兒暗起黑心拏針一顆插在弟媳腸子高上弟媳

此時昏迷不省人事那裏曉得及腸收入針亦隨入以後弟媳腹內常常叫痛醫藥罔效不知何病真乃傷心那時丈夫在外未歸一夕兄弟德美宿在客店夢到地府見衙門內高處懸一婦人鐵鈎鈎倒背脊痛哭不安德美近前細看纔知是嫂嫂侯氏問他身犯何罪不答但說二叔快些救我德美只得上堂叩見官長命他站立說話德美稟道小人嫂嫂侯氏不知身犯何罪鐵鈎高挂望大人指示那官長說你嫂素性悍惡狠毒暗用鐵針刺人腸上所以加罪於他德美聞聽卽忙跪下求情重在小人身上恕饒嫂罪官准情德美辭去不見嫂嫂只見鐵鈎上鈎肉一團遂一驚而醒醒來思想此情不勝惶懼未幾歸家嫂嫂出見德美問嫂一向安否嫂說二叔不知爲嫂則月背生一瘡醫生來看說是背搭用藥不效險些丟了性命前十日忽然穿了血流甚多這幾日漸漸生口德美聞言驚異知嫂惡毒遭報但不好明言只得拏些好話勸他宣尊嫂嫂聽爲弟把話細

表叔嫂們非弟兄卻是同胞兄當父嫂當母關係非小有疾病難道說淡漠相遺想人生做的事件件有報或降福或降災不差分毫嫂近日得此病兆應不好生背搭是惡病豈無根苗弟這裏又焉敢談論兄嫂但世人有些幾箇不犯罪條口中過心中過自己知道一切過總是要改之爲高勸嫂嫂從今後莫生煩惱家中事看淡些免把心操勸嫂嫂從今後把話記倒莫講躁莫講傲何等逍遙勸嫂嫂從今後性情改好存一片慈悲心百病俱消倘不然惹下病誰憐兄嫂氣鬱積有痛苦受盡煎熬凡得病無非是自作自造到不如小管閑免把禍招講侯氏素性悍惡聽得兄弟這些言語大大不愛二叔你道爲嫂之病是遭報應我且問你爲嫂到底有那些不好遭這報應或是心不好口不好二叔你要與我說清德美此時欲待不說恐嫂不服只得說道嫂嫂你說你的心好爲甚麼暗地拏針撒入腸上呢侯氏聽得說出此事不覺滿面通紅想到這事是我一人暗地爲

的如何他也知道隔了一陣問道二叔你說為嫂拏針撇入腸上且問你在那裏看見德美就將夢中所見一一說明侯氏聞聽毛骨悚然於是說道二叔一切閒話也不必說你勸我的卻是好話以後為嫂不管閒事不生煩惱一切依你所說就是德美說道小弟不會說話還望高見高見未幾嫂嫂瘡好以後為人果然改了癖氣待弟媳也就十分親熱及到第二年弟媳生婉仍是盤腸生侯氏又與他檢洗嬰兒見腸子上針還在撇起但撇處長一肉節只得悄悄取下弟媳仍然不知從此妯娌和睦隔一年嫂嫂侯氏也生一子後來俱長成人弟媳陳氏二子一箇舉人一箇進士嫂嫂侯氏一子也能成家立業此改過之好報也

高二逐弟

凡父母早故丟下兄弟妹子沒有挨靠全仗自家哥嫂殷勤撫養昔廖宗臣娶妻歐陽氏踰年餘而父母死於疫遺一女名閨娘方數月歐陽適生女同乳哺之又數月白乳不能給乃以其女分鄰婦乳養而自乳其妹閨娘與女俱長成歐陽待閨娘獨厚女曰何故薄我歐陽曰汝我女小姑祖母之女也且汝有母小姑無母何可相同因泣下女亦愧悟諸凡讓姑後宗臣為清河太守二女笄富貴家多求聘伊女歐陽曰小姑未字吾女何敢先且聘我女者是謂我愛女而不愛妹耳終以富貴家先閨娘簪珥衣服器用罄其始嫁粧奩之美者送之送女之具不及也閨娘每謂人曰吾嫂吾母也歐陽歿閨娘哭之至嘔血病歲餘聞其哭者莫不下泪後生三子中進上人家惟有小姑小叔與嫂多不相睦為其作婆婆耳目也至於父母俱亡貽留兄弟妹子則又貪圖家產吝惜粧奩從此生心嫌嗔起來也有為兄沒良心的也有為嫂不賢殘害他骨肉的若能學歐陽恁般慈惠豈不賢名也成了福德也修了嗎今聽我說箇丈夫聽信妻言將兄弟妹子逐出後得傷慘報的情案重慶府所屬有箇高二娶妻白氏兇惡無

比高二凡事都聽命於他繼母所生一弟一妹弟將十歲妹子八歲父母在日白氏百般抵觸父親過後兩年繼母氣結病年餘而死白氏將兄弟妹子視若仇人一日坐在房中叫高二吩咐道公婆死半年了我日夜替你打算后母丟下一男一女這家業後來要與他平分小妹又要辦嫁奩都是你的後患哩你也在打主意沒有高二說這也說不來了是自家兄弟妹子嗎甚麼後患白氏把眼睛一輪怒說道蠢棒你把我的話想到麼有驚得高二把頭一仰腳桿一彈細聲答道你有話又不說完你不指點我我曉得想那樣白氏說蠢棒你與他們各家一箇娘甚麼兄弟妹子要緊得很想你如今就有兩箇女子我生育又密你後來掙得贏麼依我說趁此時磨鍊他若把兩箇除脫了還在那去買田你那樣樣教你也未必唱得出來我不迴背地裏替你打算爲不爲憑在你與我何干高二說噢你提醒我是好的嗎難道我還拗令麼宣我賢妻說的話見識不淺真好

似看告示句句良言想高二這幾年時運未轉做事情回回子不逞竿竿多虧得賢淑妻日夜指點百般事提醒我算你耐煩他一母我一母原有界限除脫他豈不是圖享田園講卽忙出房高叫兄弟妹子跪在堂前罵道你兩箇閻不死的從今後要檢柴要挑炭要與嫂嫂洗衣服替種菜園引娃娃打猪草挑水煮飯今年錢緊不請長年柴房放有草薦清早起便牽牛喊叫應聲倘若遲慢要你兩箇狗命這一席話兩姊妹魂都嚇弔了立起身來也不說話含淚向灶房去正在訴說不料他嫂來竊聽說他兩箇唧唧嚶嚶拏起有節的柴棍亂打他哥又接手打一陣可憐嫩骨頭虧他下得手從此日日打罵內外驅使晝夜不停又冷又餓磨得不像人形一日兄妹撿柴回天色向晚妹說餓得很他哥心不忍去偷點冷飯與他吃恰遇着他嫂闖倒抓出去憑他哥哥看他兄妹受苦不過跪地哀求哭道宣跪塵埃把頭磕叫嫂嫂又叫哥哥可恨我望不死的鬼兩箇哥嫂開

恩容我們細說。哎呀哥嘅，這幾月苦受磋磨，實實難過。你看我瘦骨頭打

得皮肉破，你看我爛汗袴冷得一身簍，日夜裏捱冷又受餓，只餓得我

身肉落，哥嘅，一刻不住手，一時不停腳，一餐一碗飯，如何餓得過，最可憐

妹妹年小身又弱，你看他破爛衣衫片片脫，雪霜天亮紗紗一雙光腳生

皸口痛不過，嫂嫂叫他兒的婆，爛草薦臭蟲多，一夜何曾睡得着，黃毛

韃結雀窩，虱子只見滾，蟻子曾索索，揩起姪女像牛駝，屎尿背上窩，那曾

有衣裳替換着，一陣霜風只吹得牙齒搥，還要叫他站起搖舂，他笑又吞

他說半桶水，抬不過門，雙手拖，說他没本事，罵他短命鬼，蠻骨頭無有下

落，指眼淚灶前吹火，搭板櫬灶後洗鍋，房內一聲喊，又說要燒烘爐送去

烤腳，稍有一點錯，不是柴棍打，就是把針擗，哥嘅，你看他肩膀上額臉上

數不盡的新傷痕，揭不完的舊瘡壳，你手把胸膛摸一摸，這苦慘看如何，

今天午飯過檢柴，上大坡回家來柴房坐，妹說他肚中飢餓，眼中不住泪

王落

你教我如何看得過，沒奈何進灶房去把飯撮，不料嫂嫂來撞

着哥嘅，你只當兄弟妹子傭工做活，你只當打發箇叫化子口念彌陀，講

高二覺得心中難過，白氏說蠢棒，你難道要信他話麼，他說我們未拏他

吃嘞，說我們在刻苦，他兩箇嘞，這話說出去纔好聽嘞，於是高二就盲起

火來連打帶罵，宣罵高三合妹子真好大膽，說的話放狗沖好不耐煩，白

氏說我說他兩箇人小鬼大麼，這都是你慣勢了，正箇就惹氣他兩箇背

地還說多小空話，我没有向你說得，我家中不許你在此久站，你各人出

外去討吃討穿，再等他兩姊妹坐在一屋，我們還怕要替他撥開，過後的

你不消與我見面，打死你不過是一腳一拳，依我說道是儘他兩箇出去

免得在你面前脹你眼睛，你的娘是后母比甚還談，有家財不分你難道

告官，噫他們都想分家財，叫化子坐席還早，收拾起各自走，不必遲慢，哥

哥你叫我兩姊妹走那里去嗎，出門外到處的去找巖嵌，哎呀哥嘅，既如

此請把妹留在家中我一人出去就是你兩箇却原來都是一串到不如
同一路休要流連哎呀莫打呀哥今晚黑了等待明天再走也不遲等不
得到明日今晚就散你不走動蠻法要過腳尖哎呀莫踢呀我們起來走
就是我的妻拏沙鍋又拏斗碗你與我掖出去齊把門闔他姊妹兩箇在
門外大哭出門來放悲聲把兄叫喊我姊妹有何罪受此熬煎週身上皮
合肉都被打爛不由說打的打掖的就掖全不念手足情一體顧盼叫我
們去討口其心何安一路走一路哭又不看見哥哥呀你在那裏叫妹
妹拏手來我把你牽爹媽在姊妹們何曾討賤到如今落了難好不慘然
今夜晚草樹下暫宿一晚想不去在家中也是作難母老虎說句話哥哥
膽戰團轉的又誰箇肯去轉灣到不如姊妹們遠方逃難這都是無娘兒
痛苦難言講他姊妹被逐已有數月夜來巖洞安身一日餓不過去在大
路邊土溝內撥生葫豆充飢正遇本縣吳太爺私下查訪路過見他兩箇
眼中流泪想到其中必有緣故叫他前來問爲何偷人葫豆吃他兩姊妹
跪地哭訴苦楚太爺大怒卽帶回衙出籤將高二夫婦喚來問你有多大
家務高二說收一百多石穀子問有弟兄否說無有弟兄太爺說你一人
享富足就該要做些好事高二說小人時時做好事就是叫化子來無一
箇不打發太爺說目下有兩箇叫化子你未打發到高二說並無有打發
不到的太爺吩咐將他兄弟妹子喚出大堂指着說這兩箇你打發到沒
有哩高二面如土色只是磕頭說這是我妻子做的呀太爺大怒質對一
番將白氏打嘴二百又撥去衣服打條子二百高二打嘴一百杖四十又
喚高三岳丈余定元到案將家產二股中分令余家女與高三當堂成配
余定元代理家務妹子跟高三撫養後來斷令高二備錢三百串作嫁奩
一時人人稱快白氏回家喉痛而死高二不上一年身亡從此絕嗣家業
盡歸高三看來爲兄嫂的切莫學高二夫婦得此絕嗣慘報可也

仲仁遵批

湖廣總督部堂甘 為本省翰林院沈仲仁，弟戶部尚書沈仲義，分產不均，由縣至道，優劣不分，未能斷案，具控湖廣總督部堂詞批。宣羊有跪乳之恩，鴉有反哺之情，仁也。鹿得草而成羣，蟻得食而報眾，義也。蜂分君臣，雁列次序，禮也。鵲鳥入巢而知風，蚯蚓出土而知雨，智也。鷄非晨而不鳴，燕非社而不至，信也。蠢然一物，尚知五常，况人為萬物之靈，豈無一德。兄入翰林書通萬卷，豈無治弟之才。弟掌戶部，焉有訟兄之理。沈仲仁，仁而不仁，沈仲義，義而不義，不仁不義，非賢良之所為。無弟無兄，乃人倫之大變。爾兄弟莫以小事而傷手足之大義。古人云：同田則富，分貝則貧。弟兄同胞一脈，生祖父業產，不必爭，一回相見一回老。弟兄能有幾時，春當盡，五倫以勸世，急思改過，以自新。倘或執迷終不悟，定依律例以擬刑。本部一片婆心，爾弟兄再思可也。噫，世有不仁不義弟兄，可不以此為鑑哉。

狗報恩

清朝四川敘永廳永甯縣，離城三十里地名和風嶺，一人姓吳，名廷貴，娶妻毛氏，四十無子，弟名廷珍，妻李氏，年僅三十，所生一子，忽廷貴久病不愈，是年三月初一往縣求醫，途遇一人，名李矮子，此人生平殺犬賣肉營生，是日牽一黃犬，犬見廷貴，雙眼流泪，似有求救之狀。廷貴不忍，以兩串錢購買此犬，牽回喂飯。時乃對犬說：我今日救你性命，在我家勤把夜防，黃犬點頭會意。不料廷貴病勢沉重，醫藥不效，自料不久於世，只得呼弟廷珍至前，含泪囑咐一番。宣廷貴一見兄弟到，珠泪滾滾，往下拋。兄的病體沉重了，怕的分離在今朝，我有一言來相告，賢弟仔細聽。根苗爹媽去世，弟年小，家中事務兄任勞，盡心為你把親討，一家和順，過終朝。賢弟敬兄本盡道，家中從未把氣淘，惟願弟兄同到老。大商小計把家操，萬一為兄病不好，還要耐煩莫心焦。自古富貴由命造，聽天安命福自招。莫把

宣讀集要 卷六
三
銀錢看緊了，廣行善事，最爲高。或刻善書，或修廟，或是修路，或修橋，積善自然有善報。近報自己，遠兒曹。還有一件事緊要，謹記心頭，莫荒拋房中。丟下毛氏嫂，還望賢弟另眼瞧他。若息氣常勸導，免得家中生蹊蹺。身懷有孕，還罷了。不知是女是兒曹。若生是兒弟，要保長大成人，報鞠勞。若生是女弟，善教對親，擇配訪富豪。兄無一男半子，靠單單望着這點苗。當着親生來看，照兄在九泉也逍遙。轉面又把賢妻叫，爲夫言語聽分毫。皆因你我少修造，船到江心弔了梢。妻呀，莫因我死生煩惱，保重六甲。顧兒曹凡事要依二叔教，妯娌莫論低和高。萬一生子就好了，不枉立志守節操。咽喉哽哽情難表，倒臥牙床赴陰曹。講廷貴囑咐已畢，遂瞑目而逝。廷珍盡力安厝，守靈一月，出外生理。月餘未歸，那黃犬每日在廷貴墓台臥守。日西方歸，再表廷珍之妻李氏，性素狠毒，見嫂身懷有孕，未知是男是女。若是女，且罷。若生是男，豈不把家財分散，待我去請催生婆到家，等他生。婉，不管男是女，拏來治死埋之。豈不是美計議已定。誰知這隻黃犬不顧己子，每日不離毛氏身邊。候五月初一臨盆，生下一子。毛氏昏迷不醒，李氏即將衣胞踏口，未聞其聲而死。命陳氏穩婆悄悄拏去埋了。黃犬情急，跟隨入山，候埋訖，四腳跑上，將土推開，見小恩主還活，卽卽歸倉下。將犬子咬死，留乳哺子，以報廷貴昔日救命之恩。正是：救人無意救狗狗，有情自此毛氏常與李氏嘆惜。泪滴如雨，至五月初五，毛氏偶然出房。黃犬一見，便搖尾大喜，啣住毛氏衣襟，扯至倉前。毛氏仍不解其意。黃犬鑽進倉下，將乳子口啣出來。毛氏驚異，抱歸房中沐浴更換。仔細一看，面貌恰似丈夫一般。心中猜疑不定，探問李氏前亡今存之故。李氏無言對答。愧回娘家。毛氏見事爲真，急命人同往坑邊去看。空空無人，轉歸房中。再將此子抱看，果真無二。不覺心如刀刺，抱子大哭一場。宣抱姣兒這一陣，咽喉哭破，止不住傷心泪暗往肚落。兒的父臨終時對娘說過，須保守這

六甲莫要忽畧娘平日或行動或是坐臥並不敢大着膽轉身動腳十月
滿兒生產娘已昏惰三魂杳七魄飛幾見閻羅還陽來問二孀是箇甚麼
二娘說是姪兒已死未活檢起來硬梆梆死人一箇想必是胎中壞也未
知覺娘叫他拏裙片好生包裹命穩婆挖土坑埋在山坡每日裡想姪兒
日實難過未必然我毛氏這樣命薄生一箇背爺兒難接香火思量起不
由我心如刀割誰知道李二孀設計害我起狠心謀家產獨吞私落無義
人有義狗古言不錯纏將我姣姣兒救回倉腳這件事從古來未曾見過
正是那善惡報不差毫末這一陣哭得我頭冒火罵一聲李二孀天殺
惡婆一無仇二無冤恨我怎麼虧了你忍得心下得手腳論家財要強分
也是小可絕我後想獨占令人可惡這件事我豈肯容易放過趁此時不
說明禍難躲脫經四鄰投保甲來把理剖我叫你毒心婦怎樣煞擱講毛
氏痛哭了一陣投經里鄰約保協同族戶察勘情形眾皆且異且傷候滿
了一月卽同稟縣主將李矮子吳廷珍李氏穩婆陳氏黃犬一同隨籤赴
案縣主升堂毛氏將前事一一訴明縣主當堂審驗此事若真本縣申文
上司旌獎於你如虛本縣按律重治決不姑寬毛氏卽將乳子放在大堂
黃犬仍前乳哺縣主得其情莞爾笑曰此真難事也遂賞毛氏一面銀牌
回家撫子成人李氏陳氏各掌嘴八十羈卡廷珍教妻不嚴笞一百李矮
子屠犬不仁杖八十令改正業訊畢縣主申文上司令建修恩狗亭以李
氏謀害姪命照例擬刑發配充軍念氏待嫂一月姑寬解罪徒三年陳氏
穩婆戕殺人命杖一百臉上刺字曉諭天下奈李氏居心不良惡貫滿盈
陽法雖然寬貸而陰律實不容情徒罪未滿慘死於獄古言起心害人終
害己報應昭彰定不差世之欺孤弱寡者急早回頭可耳

石玉尋父

宣
人生孝弟總爲先禮義廉恥都要全自古常言說得好愚的愚來賢的

賢豈知善惡終有報，人人頭上有青天。如今報應更靈顯，天也矮來神聖嚴。講道光十幾年，昭化縣有一人名叫石鞏，固貿易多年，積銀二千餘兩。娶妻張氏，生子三人，其妻今已病故。長子石玉，讀書明理，娶媳珊瑚，爲人賢淑。次子石榮，貪懶惰學，而未成娶。媳燕姑，好妖艷。三子石華，爲人勤謹。娶媳梅姑，亦知好歹。一日，那石鞏固要到湖廣收賬，頭夜與三箇兒子說明。長子石玉素有孝道，聽說父要遠出，勸父勿往，他願代勞。他父親說：兒你去不得，遂吩咐言道：宣我今且把話來談，將這情理說一番。兒代父勞，雖然善讀書事，與買賣懸常，言各熟各一件，隔行就如隔了山。況且人生未曾面一一訪問，甚是難親。手放下親收轉，事事終不費周旋。只是爲父收賬轉少，則幾月多半年，家中事務好經營。你爲兄長，要耐煩，兩箇兄弟須勸勉，休在好耍與好頑。說到此地，又將石榮、石華教訓。兩箇上前聽指點，爲父言語記心間。長哥當父休輕慢，你們都要聽他言，切莫傲性圖己便。不敬兄長罪彌天，兄弟和爲善，弟要忍來兄要寬。此時吩咐已畢，各各遵命。次日起程不題。且說他父去後，已過半年，尙未歸家。看看又過新年，石玉夫婦兄弟甚是望念。及到元宵後，石玉一子忽然不見。連找數日，並無音信。夫妻朝日痛哭。一日，石玉對妻說道：兒子失了，猶可再生。倘無父親，如何再得父去不歸？我要去找尋妻在家中，好生經理家務。珊瑚聽夫這話，連忙答道：好好。宣夫要尋父出外面，爲妻有話記心間。我們有子忽不見，前生善行未修全。夫去尋父路程遠，倘遇善事務周旋。多積陰德命可挽，將來或不絕香煙。講石玉答道：爲夫曉得不必多慮。於是收拾起程。及到湖廣，聞聽父已病故數月，殯在官山。石玉卽到官山，號陶大哭。宣一聞父親喪黃泉，猶如冷水潑胸前。哭聲我父真傷慘，爲何身死在外邊。只說爲兒置田產，只說將來福祿綿。誰料天不從人願，空受勞碌幾十年。爲兒原說路程遠，父親年邁難往還。情願替父走一遍，怎奈父不聽

兒言如今死在這外面衣衾棺槨定不全三箇兒子未曾面兒等有恨抱
終天古人救父把命換代勞不能真枉然為兒徒把詩書念有何面目在
世間講吳罷命人啟開墳土見父只有尸骨更加傷心只得收拾裝在夾
背親自揩起料理歸家無奈路途遙遠非數月不能抵家且說他家中二
弟石榮自兄出門朝日嫖賭花去千金有餘珊瑚與三弟揣度非分家不
可分家後石榮所剩無幾不久用盡飢寒交迫無計可施一日拏一封假
書信向嫂嫂說道有人帶信回來說哥哥已淹死江中尸首未見那嫂嫂
珊瑚一聞此信當時氣死轉來捶胸跌腳痛哭道宣奴的命運真倒顛一
場禍加二場連公公收賬未回轉夫婦朝日罨心間夫君無奈尋公面一
去不回眼望穿只想久久得會面誰知江中喪黃泉這樣死來好傷慘尸
首不知在那邊夫君既已把命短公公何日得回還丟下奴身如孤雁無
夫無子受孤單講石榮見嫂嫂痛哭也在一旁假裝流淚便勸嫂嫂改嫁

珊瑚聽得此言大大不喜又哭哭啼啼說出一段情理宣二叔說話太輕
慢為嫂聽來心膽寒嫂縱愚蠢無能幹三從四德頗曉然受孤受苦我情
願斷不失節再嫁男抱姪作子事極善要替你兄接後傳以後此話休再
談兄在陰中不安然哭罷就將妝服換披麻帶孝泪不乾講石榮見其不
從也不再勸出去與人家暗計看了嫂再商議婦人一個銀子二百銀交
我手字交你手但人肯上轎你要多來兩個人夜靜時到我家認着那
頭上帶白首巾的急搶上轎拾起就跑莫等他喊動了四鄰商量畢又歸
家囑咐他妻曰今日恐嫂嫂往人家去你要勸住他莫去囑咐畢他又往
議事處所兌收人價錢去了再說這議事處隔壁有个老媽媽平素與珊
瑚意厚聞知此事即趕到珊瑚家中私對珊瑚把今夜搶他的話說明叫
他防之抽身就去了珊瑚一聽此言急破無門欲去投明隣舍誰人長長
守護我欲去喊冤告狀那有銀錢使用想到無法又自嘆想曰像我這極

苦命活着做甚麼，不若一死到爲乾淨，遂把房門闔了，懸梁自縊。再說石榮之妻，因丈夫囑咐他，莫許嫂嫂走，家他就總留心在嫂嫂身上。到此刻見嫂嫂神色不定，無故把房門闔了，他卽叫門，房內不應聲，心疑嫂嫂在尋短見，便把房門儘力推開進去。滿房一摸，嫂果吊着，在卽拖一小几踏，腳一手抱住嫂嫂，一手去解繩子。繩子解開了，他的力氣不能抱起二人，一時倒將下來。石榮之妻連忙抓起頭上首帕弔了，遂勾腰一摸，不曉得錯把嫂嫂的白首帕撻上頭了。正要出房門，搶人的進來了，一見頭上是白手帕的，當卽抓着將嘴勒住，接入轎內，抬起就跑。頃刻上船，連夜趕行。始初石榮之妻還在啼哭，說他是錯抬了，及聞那少年商家道富足，轉悲爲笑，誰知天道難容。次日船壞，少年與婦一並淹死。正是：美容不可貪，貪之把命捐。休言多巧計，頭上有青天。而今石榮得銀，那夜就去賭錢，輸得罄盡。次日回家，聞妻被少年錯抬去了，嫂已避回娘家，人財兩空，急得要死。這話放下，再說石玉背父尸骨，晝行夜宿。一日井邊飲水，檢得銀子一封，心中想道：此物定是吃水的人失落，須要還與他人，方可於是等了半日無人尋問，只是入了客店坐定，見掌櫃的在那裏嘆氣，便問老么那老么說他老板叫楊茂才，那火伴叫陳萬發，兩人都重義道，極其和氣，夥銀二百多也同放在外。昨因陳老板父病甚危，收銀辦事說收得銀子一封，在井邊吃水失落，走了二十餘里，方纔驚覺，想必找不轉來，兼聞父暈了一頭，卽忙趕回。今尙缺銀辦事，所以替他嘆氣。石玉聽此，上前問明來由，果然又問失銀有何辨認，掌櫃說裝銀裕聯上有財發萬金四字。石玉見他說的來由恰對，遂拏出奉還。掌櫃取銀一錠相謝，不受。是夜掌櫃設席款待，見其二子，這石玉不覺雙眼流泪。掌櫃驚問，石玉細說兒子元宵失去相貌，恰與掌櫃次子相似。掌櫃又問你的兒子有何辨認，石玉說我兒少一大足指，掌櫃感其還銀之恩，聽得果是他子，引出退還。父子相對而

泣細問情由，纔知被人拐賣在此。兩下驚訝歡喜，遂相結爲姻。陳萬發之女許配石玉之子，石玉之姪女許配楊掌櫃之子。石玉背父尸骨歸家，心切楊親家，願同送他歸家。昭化臨行，楊親家夫婦捨不得石玉之子，當送銀十兩餘，又贈盤費錢數千。卽日起程，水陸兼行。一日到一陡灘，見壞了一隻渡船，人浮水面。石玉不忍，向眾船喊曰：「有救得一命，給銀一兩。」遂盡行救起，照人給銀，眾人感其救命之恩，齊來船上叩謝。內有一人石玉見了，大吃一驚，說你是三弟石華麼？那人答道：「你是哥哥麼？彼此痛哭，細問根由，纔知是聞兄死於江心，特來尋尸的。今趕此船開動，翻了，幸兄舍銀救人，並將弟來救起，正是救人還自救，不然弟之小命休矣。此時大家嘆叙內外事情，方得明白。及抵家，石玉不見妻面，又不見二弟夫婦，在家從頭細問，方知二弟愚頑，欺嫂害妻，聞珊瑚寄居娘家，速命人接回，備酒款待楊親家。他二弟石榮、聞兄嫂俱歸，無面相見，自縊而死。石玉聞信，傷心痛哭，乃備衣棺安葬，父骸並葬。二弟重謝，送信與珊瑚的老媽。從此一家團圓，隔兩年服滿，石玉進學，其子聰明善讀，至今已考前列。將來善報，自不待言。從此看來，善事可作，惡事莫爲，眞眞不爽。」

陸英訪夫

昔順天府將樂縣有一人名叫黃勝之，父母皆亡，只有一妹名陸英，自幼許配馬良生爲妻。良生父母嘗閑叙我兒宜早婚娶，那馬良生當時有云：「若要洞房花燭夜，除非金榜題名時。」怎奈馬生家遭大難，一貧如洗，父母雙亡，後上京落第，遊學四方，流落未歸。且說那黃勝之最好賭博，窮極計生，累次逼妹改嫁。陸英不從，一日逼之不過，放聲大哭。宣黃陸英被兄長逼迫不過，忍不住放悲聲，珠泪滂沱。噫！你那一哭就嚇倒我了。妹只哭命，運苦父母亡過，並不敢來放躉嚇倒哥哥。父母死了，就該依我，你苦苦爭，倒馬家則甚。我哥哥這句話說得有錯，許馬家是爹娘幼年定奪，父母死

了馬家窮了各人只自打主意宜乎趁早馬家窮皆是我前生修錯雞隨

雞犬隨犬再無移挪馬公子一去未回曉得在否縱死了守一世不望結

果要改嫁殊非是我頭割要守在別處去守莫在我這團守哥哥呀縱

不能重妹情你莫看我也當念父母面手足不多弟兄雖不多女生外向

難道還分些與你不成雖說是不分家也該養我幫你做並不是空吃空

喝希罕你做你吃誰人飯穿誰人衣既這樣說與我把衣裳脫下來老乳

母在旁說道大爺就是老主人未遺產業姑娘全是哥哥撫大也不能這

樣說勝之說他既不聽我的話我就不把他吃不把他穿吃穿既靠我就

要百事聽憑我黃陸英聽此言實在難過把簪環與首飾概行盡脫又脫

下紅綾襖身穿濫破當着嫂哭啼啼交與哥哥轉面來見爹娘靈牌二座

怨二老你當初錯生於我在陰靈看此情可曾知覺黃陸英這一陣咽喉

哭破氣不轉痰聲响昏死靈掉講乳母見陸英昏倒救回房中過了一刻

醒來商量乳母上京一則訪問父親故交二來打聽馬生消息乳母說道

主母在日早知你兄長有不容你之情私與我銀子三百作你嫁費今拏

作路費各自去罷若是在家兄長決不容情夜靜乃私下出門在路不多

日到了北京意思欲見馬生先行修書陸英於是寫書一封隨包銀子幾

錠付于乳母送與馬生馬生見書中情由不覺雙目泪下宣看罷書好一

似刀割肺腑這一陣忍不住眼泪如珠這樣事皆是我把他錯誤實在把

你小姐含冤負屈這是他命醜也怪不得相公虧了他閨閣女跋涉受苦

賽得過孟姜女千里尋夫我的妻來尋我多虧乳母何日裏把恩德纔得

報復只要相公上進自然提拔了我若是此一回青雲得路黃勝之無義

賊定要掃除你回店對小姐多多上附多蒙他贈銀兩助我讀書到來年

春雷鳴若步蟾窟那時節我纔把小姐報復你二人在店內暫且居住莫

怪我此時節多失照扶講後馬生聯捷狀元陸英封為節義夫人馬良生

卽授松江知府走馬上任再說黃勝之日嫖夜賭家業蕩盡與洋江大盜同黨一日在碧江口見一官船泊岸黑夜上船行竊官差驚醒眾盜已走惟黃勝之一人被捉責打四十大板鎖在船尾這官船正是馬良生上任的船次早陸英至艙內看見黃勝之卽與馬良生暗言原乃兩郎舅因未過門故不相識馬生聽了陸英之言卽吩咐把強盜帶至任所漫漫拷問迨至上任事畢陞坐大堂親審黃勝之一案吩咐將勝之帶上來勝之跪稟道宣尊一聲大老爺容我細表細聽我善良民訴說根苗我非是紅黑黨洋江大盜我本是清白民詩書兒曹多只爲家貧窮纔把飯討遇匪人勾引住纜犯律條武菟低一做案祇被捉倒望老爺饒恕我初做這遭講馬良生說你是初入匪黨那賊頭住在何處姓甚名誰黃勝之又把賊頭一一講明良生當堂卽書籤票差人前去捉拏又把勝之重責兩百筋條收監押定候賊頭到了再行對審勝之進監住了幾日嘗着監中之苦因

而嘆想宣想起我黃勝之識見大淺爲甚麼自幼時好賭銀錢輸窮了做講的事便不顧臉大不該逼妹子改嫁得錢我妹子逼不過逃出外面到於今還不知身在那邊聞聽得我妹丈官高爵顯無妹子出嫁他怎好近前失去了這門親福分本淺犯此案不能够求他周全悔不該逼妹子不能見面悔不該跟強盜偷銀劫錢到於今破了案大失體面玷門戶辱宗祖怎立人前受官刑只打得皮開肉綻坐監牢身長在屎尿鋼邊怕強盜越了獄腳鍊手鍊禁子們用私刑拷打銀錢每日裏一碗粥肚子餓扁每夜間上匣床實在難眠到冬天冷透心不炙火燄到熱天蚊蟲咬不許薰烟磨死了把尸首拖出牢眼人看見只叫罵並不哀憐怨只怨我自己錯了識見受苦惱受辱賤性命難全講這且不題再說承差捕役不甚多時就把黃勝之的賊頭拏到馬良生坐堂吩咐監中提出黃勝之與賊頭對審那賊頭原與黃勝之無仇無冤當堂也就說黃勝之是初做此案也本是

宣言身要 卷六
他們勸入伴的馬老爺聽了，便說道：你們做賊之人，也說憑良心的話，足見非良心死盡者，何不聽我所勸，改邪歸正，不做強盜賊，強盜叩頭稟道：小人們愿聽老爺的指教。宣有本府坐大堂，良言說破，叫一聲盜賊們，你且聽着，嘆你等非痴愚，亦非懦弱，皆因是走錯路，自入網羅，生平來好頑，耍又好吃嗑，好嫖賭，好懶惰，不好做活，只幾年把家業盡敗，脫腳假光棍，少真能性命難活，無路走，纏動手小摸小擻，貫了手胆漸大，想做黑活，跟老賊學徒弟，分贓狡夥，偷銀錢，偷衣物，又偷綾羅，偷耕牛，偷布線雞鴨也，捉好財喜到了手心，怕露腳，失主家報了案官，差查捉拏賊伴，拏賊頭，又抄賊窩，法堂上想辨脫盜賊，非我王法嚴，只打得七死八活，又拏住真賊，証萬難辨脫，招了供，收進監，經受折磨，一到監，禁子們就把衣剝，還問你要銀錢，私刑勒索，一把草虱成窩，橫身難過，還要把鉄鍊子鎖住手脚，平日裏常自稱好漢，是我到此地，你自然形神消瘦，磨不過，絕默怨自己，做錯法已犯，是如何逃走得脫，縱然是案還小，不把頭割，又曉得到幾時纔肯開活，異日後見親友，羞慚難過，有祖先和兒女，被人輕薄，若不信，請看那盜賊結果，那一个做賊的，得享安樂，到如今回轉心，從此改過，尋一條正直路，漫漫過活，也免得日夜愁案發，拏捉也免得買差役，奈他不何，幸喜得你前日上船，害我未做出大案來，還好，鯨魚愿，你等聽我言，迷途打破我上邀箇。

皇恩把你開活，講馬老爺勸畢，眾賊叩頭道：小人門從此痛改前非，若再做賊，大人莫留我們之命。馬老爺此時當真開恩，把別的賊放了，惟黃勝之交差，還帶住三日，飭差解回原籍。到三日後，勝之前行後面跟一車子，勝之到家，那車也到他家，勝之問車何來，差人答曰：你不知我們的大人，他是那箇罷，就是你妹丈馬良生，這車上的箱子是你妹子送你的，你收下。黃勝之聽了，如聞霹靂之聲，大驚問道：這大人就是我妹夫嗎？我妹子在

箇內嗎我真該萬死望你們回去多多拜上我妹夫妹子你說我自知罪以後愿死心歸正勝之後來果然做了好人不是得有好妹子安能有此樣結果

胡耀欺兄

昔吳門城外有胡姓兩弟兄名胡榮弟名胡耀父母亡故之時榮方十八歲耀總十一歲家室無幾賴榮平日勤儉尋着小生理養活兄弟又送兄弟學堂讀書不幾年漸漸積得有二百餘金胡榮娶了妻室尤氏胡耀也就長到十八歲家務不理暗地出外賭錢其兄知道那晚胡耀歸家其兄叫至席前飲酒細聲說道積錢猶如針挑土用錢猶如水推沙兄弟原何出外賭錢呢胡耀答云未曾胡榮見兄弟不認想到半生辛苦纔積得幾兩銀子兄弟又如此不成不覺兩目含泪說道宣叫兄弟你不必這般痴愚想人生在世上不可疎忽我弟兄年輕輕亡了父母又未曾丟下

有田土房屋是爲兄獨一人勉強撐住朝謀食夜謀衣汗濕衣服小生意賺的錢將你養住又憐你性愚蠢送你讀書十餘年稍稍的振起家務只望弟同料理光大門閥又誰知十八歲執迷不悟白日間去貪賭夜不落屋那一个貪賭的有了好處那一个貪賭的買了田廬從今後兄勸你錢要莫賭買田業繼宗祧總算丈夫言到此不覺我心中痛苦叫兄弟早回頭切莫糊塗講胡榮將兄弟勸了一番心中暗想男子無妻家無主不免與他娶房妻室將他絆住以免在外糊爲就央媒說合娶下妻子李氏誰知總娶還好不上一月之間仍蹈前轍胡榮勸他不聽說他時反轉橫說胡榮萬般無奈便與妻尤氏商量若不與他分居恐些微家業被他蕩盡帶累受窮於是卽請鄰族親戚與他分家將銀錢器物兩股均分停當這胡耀與兄同居還有幾分忌憚及至各居越發四行無忌了日賭夜嫖不上一年多些遂將所分銀錢盡行費完漸將器物賣盡身上襤褸飢寒交

迫其兄見之心甚不忍欲待收他回來又恐故態復萌欲不管他又恐無錢流爲下賤那日胡榮所生一女名金英結婚過庚請客將胡耀叫來陪客耀身穿破爛甚覺不安客散榮謂耀曰弟至今悔也不悔耀答曰從前錯了焉得不悔榮曰弟既知悔兄舖內尙缺人幫理能痛改前非可到兄這裏來幫兄照看弟媳月給食費榮將舖內之錢簿據交弟經理他便出外辦貨去了不料好人多磨難未上兩月在外染了疾疫卽速歸家病倒在床急忙請醫調治花費數金病猶未好又傳染其妻可憐女纔六歲不過遞茶送水全然要靠胡耀備辦藥餌豈知胡耀盡昧天良不以兄嫂爲急乘兄嫂臥病依然嫖賭浪費一空兄嫂那裏知道那日賭債逼迫無計可施四顧家中別無其物惟兄一女年幼遂將金英引出賣錢六千以償賭債其兄在床連叫金英捧茶數次並不答應鄰婦聞之不忍隔窗應道你還在喊金英金英卻被胡二爺已賣與人家去了胡榮聽得這話暈倒在床半響方醒叫了一聲天號泣不已思想痛哭好傷慘兄弟做事欺了天父母早亡兄照看苦掙銀錢將你盤下辛萬苦我不怨望你成箇有志男讀書生理你躲懶悄悄出外去賭錢也曾再三將你勸只說娶妻將你安偷嘴貓兒腥常戀兄卻爲你泪不乾分居將你來磨鍊使知鹽鹹與醋酸不料各居心更變未上年多就搞完見你形容實難看又收回來照家園不幸我把病疾染靠你請醫把藥煎金英每日來送飯拏茶拏水不離邊兄臥床上未來管一分家私你盤完親生姪女六歲滿不顧廉恥變賣錢昧心賊子神不眷無可奈何只喊天講胡榮哭了這一場鄰近聞之無不弔泪胡榮夫妻暈倒在床不省人事忽雷雨大作烟霧沉天胡榮醒來只見床前黑形一團大吃一驚定睛一看好像是人卽喊鄰人來看卻是伊弟胡耀已遭神譴頸上挂錢六千挖心出腹舌出目凸共嘆報應不爽纔將錢把金英取回眾人幫助將榮夫婦救好復營生理重振家聲後

連生二子俱已成名，金英許配周家，女婿童年入泮，從此看來，盡友愛者得其福報，無天倫者遂遭雷擊，勸世之爲弟者當以此爲戒。

古廟咒媳

重慶府長壽縣有汪姓的兩弟兄，兄名汪大，當家做生意，弟名汪二，在家務農。父早亡，母顏氏在堂。汪大娶妻錢氏，汪二娶妻周氏。弟兄到還好，和怎奈妯娌不睦，各懷異心，心想分家，不敢開口。因此枕邊說道短長。一日汪大趕場回家，已近三更，一坐下嘆口氣道：「今日收錢，等到這般時候，錢氏道：『你自己討賤，你看兄弟他睡了，不覺哩。』」答他做活路累倒了，怎不一睡。妻啞答：「你在屋他到做，你一出門，不是睡，就是要牛都不放，這都罷了，還說你天天上街打平夥，榮曰：『噫，還要說這話待我過天。』」問他且說汪二一日抬石頭砌田坎，累狠了，因說道：「今天傷了。」周氏道：「你是自賤，你看哥哥肩不挑手不擎，只圖好耍。」汪二答曰：「他要做生理，怎麼得空？」答：「噫，你說

做生理，做甚生理？他的酒吃多，就打酸湯，肉吃多，就要細茶，那像你在家吃光飯，這都罷了，還罵你光躲懶，怕他有點良心嗎？」答：「真是這樣說待我，明天問他，因此各忌在心，隔了兩天，汪大趕場時，向汪二說道：『你在家少耍些，要做點活路。』」汪二說：『你趕場少吃些，要積點錢。』於是你一句，我一句，大吵一場去了。又說錢氏知是弟媳刁弄，扯着黃狗罵道：『你這災狗，睡倒多窩些呀！』吧骨周氏答曰：「如今大小狗都會窩牙吧骨，因此一箇一句，大罵起來。」錢氏道：『我到好心待你，你偏死沒良心。』二問：『你有那些好心？』大答：『你聽，』罵聲潑婦忘恩，不念爲嫂，來在先，事事都是我經管，內外活路一肩擔，頓頓一人來煮飯，燒火纔去把水擔，可憐菜園路又遠，挑糞挖土作盡難，抽空籬谷把米辦，又與公婆洗衣衫，績麻紡線，夜晚趕新鞋，少有上腳穿，出頭桶子先遭爛，辛苦一節有誰憐，你來事事都不管，坐吃現成，不耐煩，你不敬我，都還淡，反做過腳把我嫌，姪兒姪女碍你怨，惹着就要

罵幾天，心想要吃分家飯，刁弄兄弟，出怨言。講周氏道：「這樣說來，我醜到底，你好上天了，全不想你自在污糞中，不曉得臭你的過腳，怕我數不出來麼？」錢氏道：「我有那些過腳任你說嗎？」宣「狠心婦人，太短見，得了欺頭，不甘心婆婆東西是你檢，衣服首飾盡拏完，哥哥當家銀錢便任隨任使，不阻攔姪兒姪女一大串，大小都把好衣穿，你的親戚把酒宴，要送禮物誰敢言？如今衣服數十件，假說是你嫁奩衫，我來從未得一點，全靠紡績做來穿，這些事情都不嘆，待我心思實難言，初來三天就分飯，鹹菜不肯分一罇，菜蔬好的你皆要，全無公平只用尖，如今你心還不滿，反刁哥哥出怨言。」講錢氏道：「你要這樣說，我兩箇今天不得了，我把你的說來，叫你要趨地洞。」周氏道：「我生平無虧欠，不怕你說。」宣「背時婆娘死了臉，要與我把炫頭搬，緊你氣力搬，你的娘家乾黃鮮，過門偷藏把箱填，偷了好些快數出來，每逢打米藏一半，賣了買花縫衣衫，大哥莫說二哥，賣米多被人奪。」

騙與他角孽不便言，你上的當又還少，娘家無吃常來看，私拏錢去把家盤，拏了幾回你如何不捉倒，某回黃豆一升半，親眼看見在床邊，那是我拏做腐豆腐的，某回糯米你去研，又藏一半灶門前，偏然你都訪得到，某回又藏十箇碗，某回又取一罇鹽，你都拏了我不拏，事事都被我看見，瞞着婆婆欺了天，那像的于將高，無怪如今把賬欠，因你偷藏起禍端。講周氏道：「要講這些，我說些出來，叫你狗臉無放處，你的事怕我不曉得麼？」錢氏道：「我有甚事，你曉得你說嗎？」宣「厚臉婆娘要亂談，我今與你一盤端，儘你氣力端，每每與你把肯墊，做事蓋腳玩得尖，你不該放尖些，偷米恐怕把形現，帮手買囑小長年，我買活長年做甚麼，我與婆婆出外面，開倉就把谷子担，担了好些，一回要賣二三石，拏回娘家生利錢，逢你生期送幾串，哄得婆婆心喜歡，若是開倉人看見，假說喂雞谷已完，支人待客爭，辦好菜拏與兒女餐，去年坐月我生產，雞肉好的你吃完，未必光替你辦。」

針頭麻線你佔乾還說你繅看得竟若稱棉花要多半就說兒多要包纏本要包纏拏去不紡死躲懶倩人做了一大半常對婆婆誇能幹總說弟媳不相干你的心腸難窺看言人妖怪欺了天講兩妯娌你說我我說你吵冒火了一架打起都去投人族下人同來勸道你們婦女不明道理聽我說來你聽家庭之內原要和睦妯娌和而後家道興你們爲嫂子的要讓得人若是寬洪大量把弟媳愛重得好你的閒言也不說了爲弟媳的要忍氣若是聽說聽講把嫂嫂恭敬得好縱有空言也不講了那還有角孽的總由你們忍讓不得卽如谷米動用終久都是你們的何苦要偷藏古人說家賊難防偷斷種梁人家窮了的多半象此每見好偷藏的不是先窮就是惡報更有買黑貨的原無良心價錢輕的他纔買買了不過錢不敢問他要你看種田辛苦得來你們拏去送人不想掙得兩文你們也分得一文何苦拏來賤踏合勸你兩妯娌過後不要如此族人勸了一番

那裏肯信於是你也睡我也睡都不煮飯婆婆奈不何就要分家錢氏聽得私對婆婆說道如今分了也好弟媳全然不論見樣偷樣若分了與婆婆一天一頓肥肉還得些安樂周氏也暗對婆婆說道家再不分嫂嫂偷窮了他的私錢盡是偷去積的若是分了婆婆要吃那樣我都辦來何苦一堆討息氣婆婆見他們都要分因此就把家分開誰知分了各想積錢汪大汪二常在外貿易可憐顏氏一家十天多受淡泊一日顏氏生期正在汪二家周氏想道今日婆婆生期各來辦席又要用錢於是叫婆婆往嫂嫂家過生錢氏一見想到明天纔該我養爲何今天來當時又叫婆婆莫來周氏見婆婆轉來不准進屋顏氏無奈回至路旁土地廟邊坐下進退兩難大罵起來了罵聲媳婦喪天理不替婆婆生憐恤你今享福從何起苦我當初把家積只望你們能和氣長在一堆不分離誰知角孽又噉嘴吵吵鬧鬧不清吉因此把家來分理替你兩箇把禍熄只想我不討息

氣坐食現成得安逸，誰知兩家分彼此，多養一天都不依，要提養膳我本意，你說年老難淘力，一家十天服事你，頓頓葷菜不能離，誰知分家反了意，各想分家把錢積，油鹽減省只顧己，幾回憂得眼淚滴，這些都還是小事，可憐今日我生期，你推我來我推你，逼我在此好慘悽，媳婦呀，虧你心腸過得去，滅盡倫常罪齊眉，如今我到忍得你，怕的天爺不肯依，講顏氏正在哭訴，咒罵忽然錢氏周氏喊天叫地而來，走至廟前跪下，說道：天神罵我妯娌不和，該今年八月內同爆肚子死，拏人陰司受罪，今日又觸怒婆婆，罪不可容，少時五雷劈身，你兩箇兒好貨財，不顧親養，若不悔改，亦遭雷擊，婆婆快快回家，媳婦死不可待，顏氏聽說，急時就走，方纔到屋，一雷將錢氏周氏兩首打得粉碎，汪大汪二聞信歸家，駭得魂不附體，仍舊合作一家奉養老母，兄弟二人亦各有二子，誓不再娶出門貿易，從此看來，不和睦妯娌何不及早回頭。

每後遲

文安縣有姓朱的三弟兄，長名朱世榮，一名朱世富，二名朱世昌，世榮世昌頗散友愛，獨世富自幼凶橫，每欺大壓小，兼之娶妻毛氏，又不賢淑，房內私安鍋灶，有好飲食，夫婦獨自辦食，視妯娌如仇敵，又見眾人尙多，久想分家，毛氏常對丈夫說道：哥哥兄弟兒女成人，穿吃都是公眾，他男兒先在書房讀書，又不做活路，坐食現成，若長住一室，他們兒女交盤完了，方分家，分了之後，只掙錢無事用錢，我們兒女又少，吃得做不得，後來分了，又要嫁女，又要討媳，那時方作難，不如早些分了，趁我們人少好掙銀錢，毛氏將此話頭常常拏說，久來久去，就把世富心說動了，遂天天吵鬧要分家，世榮世昌無奈，只得依從分家，且說他家有祖田六百畝，老屋是三合瓦屋，左邊有內廂房，庄上只有瓦房三間，世榮想道：庄上分一股太孤單了，就將老屋分作三股，正屋一股，右邊廂房一股，左邊有內廂房住

者出錢一百串雖然分了到底還在一堆世富聽得就要左邊又不肯補出錢來世榮世昌也就依他及到分田正溝塋上原是兼搭世富概要溝田兄弟念在同胞手足也就讓他其餘器用不知強佔多少論價值合共要強一千有零分後連年水荒塋田概得好穀獨溝田折半收成毛氏妻說溝田水又大泥脚又深爲甚先要此田哥哥兄弟年年全收我們不過折半你的好算盤世富聽得天天吵鬧要翻腔哥哥仍想到父母恩情又將塋田讓他及世富佔田到手年年天乾溝田全收塋田折半都沒得毛氏又說擊倒正溝不要去要塋田如今好不好世富至此不便翻腔只得將哥哥的樹木時常砍伐見哥哥不說話越去一田界哥哥也不做聲且說世榮田邊有根大柏樹乃是風水樹一日世富命人去砍世榮此時不得不說乃言道那是坐宅的風水樹切不要砍世富見哥哥攔阻乘着此時便大鬧起來宣大哥哥你說話實在欺我一根樹都還要放在口角想

從前分家時大大不妥分派得不公平太把我弱正堂屋甚寬大不擊我坐廂房內又仄小僅擺大棹枝皮希瓦又少雨晒得過論裝修枋片樑板壁又薄熱天來當西晒令人難坐到冬時冷得我常把手縮塔陽坎太窄逼難安碓磨倉雖大無底板一概石脚雞鴨圈僅關得十八九箇老豬關並牛欄雜料還多水缸矮不圓範兼之要破一担桶無鐵箍常把底脫木拌杆有幾架缺了耳朵大牯牛好觸人常扯脫索長菜椀有兩對不能到我橙板面雖然好盡是單脚木圈椅太麤笨坐倒起火漆掉子雖寬大無有縱角你分與我家中家家火火茶酒壺與碗盞一概不說講好莫說了你要那些拏去就是外人聽得實在可醜莫說呀還有緊要的宣論山場全不成那能有貨石骨子不經乾地土瘦薄雜木柴每年裏不够燒火柏樹兒湯碗大用之不着桃與李多年了又不結果有桐子僅打得十七八籬慈竹子百餘籠倒林砍過大斑竹有幾根花又開陀到我手從未曾賣

錢一箇那像你竹與木佔一徧坡菜園土不向陽那有菜菓又兼之土腳淺還有屋角未出土雞與鴨踩倒吃過若稍長幾家的鵝又來奪論田地是挂榜不把水坐每年間打的穀多半稜穀這幾年無收成實在老火你兩家佔良田好不快活你不念我苦楚這也猶可砍根樹還要來把我押着從今後把老屋都擎補我若不然打官司都難的攔請世榮聽不過各走一邊去了世富見哥哥不採他天天吵鬧世榮對三弟說道當年錯了不該把老屋分作三股今日這般吵鬧不但父母在陰靈不安就是外人知道也不體面就將老屋讓與他去世昌說弟兄手足只講得情誼論不得勢利大哥說老屋讓他此話極好弟久有此心於是對世富說明世富大喜毛氏妻說既讓於你要他搬的家不然定有翻悔世富忙催哥哥速搬世榮世昌說如今年盡無期明年搬去不遲世富說既要逼我莫三心二意世榮道搬家也要看過日期世富那肯依允且說世榮的兒名光顯

世昌的兒名光達均會讀書明年今月又是院考世榮世昌心想待兒子過了院考纔搬又見世富天天催逼也就說道不久你兩箇侄子要考試若是僥倖在老屋也光彩些世富說怕沒得許多頂子仍然催搬世榮世昌延至正月十六一同搬去世富心喜以爲遂意了誰知人巧於機謀天巧於報應不但害自己又害了兒孫至二十日夜夢寐中來一人將世富鎖入陰曹忽然冥王坐殿一見世富恨了幾聲大罵起來宣罵一聲朱世富好不蠢鈍狗奴才做的事實在寡情兄與弟看待你何等愛敬爲甚麼不知足喪盡良心大爲兄小爲弟原有定分盡皆是爺娘養一脉所生譬如那手與足無時可損仲吹簾那伯氏定然吹燹若不信看幼小與人開很第願兄兒願弟不學而能這就是你生成一點真性趁此時如保全家甚如人學不得張公藝家懸百忍也要效田氏門多栽紫荊爲甚麼在家中全不和順誰像你狗奴才胡言亂行聽婦言乖骨肉不知戒懲空頭話

你講得債債不平惡妻言一句句你都肯信直將你兄與弟視如路人冥王爺我妻子說的都在情理不得不信胡說

你妻子他生來心腸本很你

依着他的話傷了天倫分家業要均派不可過分你夫妻心太狠件件爭

贏若有點不遂意罵得難聽論值錢你要強一千有零冥王爺非是我吵

鬧皆由哥哥太把我虧了胡說

你田地與屋房祖宗所掙掙家業還須望

後人守成分得多分得少不是外姓千年田八百主何必認真倘若是你

祖父一生窮困難道說無分的就不為人倘若祖與父債賬難避眼睜

睜把田賣爭也不爭又有那兄弟多大小不等你未必不與他幾股均分

把此理放在心常常思忖縱有那不平事心也能平狗奴才在陽間全不

知懲短壽算猶不足償其罪刑還須要變畜牲牛胎是孳子而孫不昌達

伐代受貧你哥哥能忍讓手足情盡善報善自有那喜事臨門姑寬你幾

日期去看報應看你的哥與弟子孫顯榮講世富聽得此言一驚而醒毛

氏問道為何這樣驚世富將夢中之事細說一番毛氏說夜寐之事何足

為憑常言道只有活人挨打那見死人帶枷世富聽說也未深信及到午

時聽得哥弟家內火礮喧天忙去一看竟是光顯光達兩箇姪子入了學

心中纔着慌忙以為夢是真了天天行坐不安口口只說不好不好悔後

遲了一日進房門一跌跌地扶起時氣已斷世榮世昌問其根由方知陰

司受譴遂厚辦衣棺埋葬又說十年後世富兩箇兒子為分家打官司連

年不休欠下債賬只得將田賣與世榮世昌正立契時忽見報子到家光

顯光達兩箇又中了好不熱鬧後二年光顯大挑一等放石泉縣知縣世

富兩箇兒子日嫖夜賭落於乞討之中毛氏無靠改嫁石泉縣客商名周

才客商送回家鄉每與妯娌不和一日為菜園角孽一糞瓢打死弟媳周

才之弟告至石泉縣光顯問其來歷知是孀母意欲救他一命怎奈尸親

太狠只得照律直辦後世榮世昌俱享高壽富貴不絕

